一、少爷我叫慕青

蓝蓝的天空下笼罩着一片生机盎然的大陆，那里有为生存忙碌，为理想奋斗，为家族利益斗争的人群，也有因为身份低微混口饭吃的下等人...  
   “ 少爷！少爷！小心点，哎呀少爷，那里水很深...”只见一个穿着简单的下等人衣服的瘦小身影蹲在一片深不见底的湖泊边，用力的扯着嘶哑的嗓子对着湖中大声的呼喊。湖中不停的有细微的浪花翻卷着，偶尔露出一个在孩童中算是壮硕的光着身子的人影不断露出水面。如果有人路过就会发现那是城中的大户慕家公子——慕风穹！而那个蹲在湖边大声嘶喊的小男孩就是他的随从--慕青，从小在慕家和慕风穹一起长大伙伴。  
   当烈日把蓝天画出一道红痕，燃尽它的能量，滑落在天边时，湖中那道身影终于向着岸边慢慢的游来似是享受这份生活的惬意，身影逐渐清晰，走到岸边揪起蹲着的一道瘦弱的身影一把搂住道：“我说小青，我们好不容易逃出来到这来洗个澡，你大叫什么，不怕把别人招来，那哥们儿我可算是露像了，哎哟，不知道的以为我堂堂大少爷硬逞能把自己给折进去了，来个大围观，那我还不得找个缝隙钻进去！”慕青低着头一想也是笑嘻嘻的说“我这不是不敢下去吗，看着你着急又担心，再说了少爷你这么白这么嫩，分享是美德嘛。”慕风穹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滚！甩开膀子就走了，刚走没有几步回头看着慕青说道：“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是我兄弟，不是什么狗屁少爷。”慕青在后头随口一句：习惯了！小跑着跟着慕风穹向后山的慕家走去。

 在山的后面有一座城，当地的人叫它落阳城，落阳城，一座在方圆几十里不算大不算小的城市，城墙高高的矗立着，庄严不容亵渎，宛如一尊匍匐在地的巨兽，沉稳大气。城前是一片深蓝的湖泊，传言是顶级强者间的战斗留下的，后来常年累月的积水汇聚成湖，而这片深不见底的湖泊据老人说只是其中一位强者的一拳造成的。朦朦胧胧的晨光，波光粼粼的余晖，站在城墙上看晨曦和落日绝对是对心灵疲惫的洗涤，落日代表着一天的结束，其中有收获有快乐，代表着完美的结局，也代表着落日城中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座城因此而得名。

在落日城中有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家族，其中慕家只是其中的一个，一个从不知名的地方迁徙过来的家族，但却是洛阳城三大家族之一，另外两家分别是李家和道家。而慕家之所以会是三大家族之一是因为慕家的老祖——慕存天，一个曾冠绝方圆百里的人物，但自从慕存天之后慕家就再也没有一个能上得了台面的人物，慕家的子孙大多数都是些凡武境的普通人，穆存天已经几十年未曾露面了，谁也不知道慕存天是否还是否活着，所以其他俩大家族虽然对慕家的家产虎视眈眈，却也不敢孤独一置的对慕家出手，吞掉慕家。

当慕家把所有的希望都聚在慕风穹身上时，却养成了他的执挎性格，一直是要风的风要雨得雨般宠溺。就在慕风穹出生的那天晚上，慕家摆宴庆祝时，不知是谁将一个小小的婴儿放在了慕府的门口，随着宴席渐渐散去，慕家的人才依稀听到门口传来的婴儿的啼哭声，顿时让慕家人差异不已，慕家主抱着弃婴看到他的怀里有一张潦草的字条：“希望让他平凡长大，做一个普通人”，附带着脖子上一颗水晶做的狼牙。

随着时间流逝，慕风穹和弃婴逐渐长大，慕青也知道了自己的出身，从一个被窝里打闹到一起挨揍，慕风穹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照顾，而慕青在慕家从小长大，早就把慕家当成自己的家族，将族人当做自己的至亲。

二、酒楼三少

 随着俩人身影渐渐地走进落阳城中，许多人都会从牙根里恨恨的喊声：慕少爷！更多的人则是低头加快自己的步子，生怕眼前的小阎王把自己勾走似得，醉香楼是落阳城中最出名的酒楼,一来飘香醉倾城，二来飘香动四方两块牌匾挂在大门两边，每块扁上龙飞凤舞几个大字，酒楼号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不存在的，在醉香楼的一角坐着一位猥琐身影，但是却锦衣玉帽，活生生的土豪形象，身边却站着两位十五六岁的少女，少年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条腿半站立着，手柱着腿，另一只手拿着盘子里的食物往嘴里塞，眼睛滴溜溜的不断地梢着走动的人，不知道是在YY着什么...他就是李家公子--李不清“哟”随着一声戏谑的喝声，酒楼中的客人无不张望，李不清的眼睛也随之望去，一位黑发黑衣黝黑肤色的少年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瞅着身边的随从少年说道：“这不是李兄嘛！好久不见啊，不知今天李兄哪来的雅兴在这醉香楼里独自饮醉啊，我可记得李兄自从上次喝多了出丑后，李家可是不允许你出来喝酒了啊，既然李兄今天出来了，让为兄给你洗尘如何？”这个一身黑的家伙就是道家的少公子——道白，一个和肤色完全不同的名字。

李不清用尽所有力气在脸上挤出一个哭一样的表情：“我喝得是心情，不为何事情，如果道兄不介意也大可留坐过来喝酒，至于为我洗尘，我看就算了吧，我怕越洗越黑！哈哈...”道白气的眼冒金星，但也咬牙忍着，微笑的道：“你们别以为在这里就是老大了，有能耐你去搞慕风穹啊，你要是把他搞死了，我道白心甘情愿甘拜下风跪拜你为大哥！你自己往楼下瞅瞅吧，人家慕风穹可比你拉风多了，别整天摆着个很了不起的样子。”道白说完就很无趣的随意找了个靠窗户的位子坐了下来，李不清看着他的背影皱着眉头，转过头看向窗外，只见慕风穹双手背在身后走在马路的正中央，慕青紧随其后双手背在身后一脸平静，李不清越看眉头皱的越厉害，奸猾的眼睛散放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眼光。

  随着一声冷哼声响起：“我道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慕少爷大驾光临啦！怎么？有钱了？上次本少爷抢的可是不尽兴啊。”这时慕风穹抬起头看着楼上喝酒的李不清，笑笑说：“哟呵！这不是李少爷吗，少爷不在家让丫头伺候着咋有兴致跑来来喝什么酒啊，难道说是...你不行了？我这可是有药的，要不要试试啊慕大少爷？哈哈哈！！”话音刚落，李不清摔掉手里的杯子冷冷的看着下面的一主一奴，慕青根本不抬头撇撇嘴吧一副甚是无趣的表情，酒楼里的人纷纷探头看戏，路两旁的人却是有多远躲多远，道白则是自己喝着自己的酒，大家都清楚三大家族面和心不合，现在的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一点小小的润喉酒，真正的大戏在后头。

慕风穹挑衅的望了一眼李不清继续昂首往里走，李不清冷冷的瞅了他一眼撇过头去，酒楼再次恢复到了嘈杂的谈论，只是大家的谈话声音都变得窃窃私语起来，话题也变得开始围绕三大家族。

二人再没有说过一句话，慕青跟着少主子默默地向里走，慕风穹点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不停的往嘴里塞边吃边含糊不清的对着慕青说:"小青，快吃！快吃！你看你瘦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对你不好让你吃不饱呢。”小青则是悠悠看着他说：“说什么呢少爷，心道你这样吃我也跟不上节奏啊”

随即慕青也不再斯文下去和慕苍穹你一个肉腿，我一个肉翅的动手拿着吃起来，在家族的这段时间是亏了两个人的嘴巴和肠胃，虽然家族不差吃食，但是由于被逼着练武苦练身体强硬度生生的好几个月没有自由没有油腻。

正吃的爽呢，道白带着家奴大步流星的走了过来，哈哈一笑的说:"慕兄，小弟今天真是荣幸啊，吃个饭竟然遇到了慕少和李少，哎呀，大家都是兄弟嘛，何必呢，你说是不是啊，心想这特么吃像还敢和我并列大家族少爷，呸！老子丢不起那人，面上却笑呵呵的。

慕风穹心想着刚送走拜年的黄鼠狼又来了个呲嘴獠牙的狼，头也没抬的含糊的说：“谁说不是呢，遇到疯狗，没办法！”

道白呵呵一笑说：慕少爷在下还有事要做就先告辞了，改天小弟请客，兄弟一定要大驾光临啊！愣是正眼都没有瞧一下慕青，慕风穹一直是大大咧咧习惯了，慕青却是不能也和他一样，慕青这时候站起来说：一定一定。”

却不知道白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人放在眼里，道白这个人正像道家人一样记仇心胸狭隘。随即亦起身离去。慕青看着道白的背影沉思了一会儿也是摇了摇说：“少爷小心啊！今天风头不对，别栽了跟头，要不要我回去叫几个人来保护你”慕风穹心里面确是在想今天怎么这么巧出来一趟居然能够见到这两个丧门星：“你把这些没吃完的打包带走，虽然家大业大但是也不能太浪费了，这可都是好东西。”满桌子的野味都是附近的山林中打来的，对修炼的人有着强身健体的完美食疗效果，补充武者的血气，肌肉的韧劲儿。

临转身外走之时余光看了一眼李不清故意的一声冷哼！吓的李不清一嘚瑟，本就佝偻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蜷缩，要多猥琐有多猥琐，实在是以前被慕风穹给打怕了，想想都脸疼。

慕风穹带着慕青大步流星的走了出去。从慕风穹起身到出门，李不清的注意力一直在他身上，细细的品着慕风穹的行为和言语，脑子飞转，看到慕风穹走远了，李大少爷手一拍桌子，一跳蹦两个高：“他娘的慕三粗，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王八蛋两个居然敢吓唬我！我要你好看。”说完气呼呼的转身下楼像外走去，身后的两个少女相互对视一眼，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无语，亦步亦趋的跟着深怕哪里不对惹火了这个正在气头上的少爷，他们俩可是知道受气后的这位大少爷那可是定时炸弹。

1. 慕家

 沉默着的李不清脑海里时刻都是被慕风穹威胁的回忆，心里想着一定要找回场子，带着家里的家奴狠狠的阴他一把。

走到家族门口，看门的小厮拍马屁拍马腿上了被他一顿的胖揍卸了卸火气，顿时院子里鬼哭狼嚎风穹和道白的挖苦让他一时心里憋闷，李家家主李祥云闻声赶到并质问李不清怎么回事，李不清看到老爷子来了也收敛了许多，在李家他最怕的就是他爹，他娘把他都宠到天上了，由他道作非为，他抬起头看着他爹将事情娓娓道来，不乏添油加醋一番，甚至扭曲了事实，家奴亦是随声附和。

李祥云严厉的看着这个儿子：“你都多大了，这点小事情也值得你发火，没有大的度量你怎么接管家族，怎么维护家族利益和生意，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还不知道收敛，真是扶不起的阿斗”说完甩身离去，留下火气更大的李大少爷心里不停的诽咐着慕风穹，恨意更深，站在门口讪讪的管家，一看家主走了，也是心中一声虚叹，跟着离去。

回到书房的李家主将屋门紧紧的关上，皱在一起的眉头好像是在确认着、斟酌着、酝酿着什么，这么多年计划也该行动起来了，一声浅浅的诉说像和空气对话...

随及走到书桌旁手书一封，写罢密封后叫来管家，嘱咐道：将此信速速亲自送到道家家主手中，其余人一概不允许碰触。

管家利落的转身离开，李家主坐在书桌后的椅子上一手拄着下巴，一只手放在书桌上有节奏的敲击着，反反复复的想着和道家家主见面如何去说，事成之后如何去分配利益，才能让家族的财力更进一步。

  走到家族门口的慕风穹看着家族门前的两座石狮子，再看看从自己身边走过的人群，他们眼中的敬畏，甚至更多的是对他喜怒无常的恐惧，他心中有着无比自豪的感觉，口中嘟囔着：还是老子会投胎啊，这样的先天优势，活该老子欺负你们 ，你们又能怎么样啊！

话说这慕家少爷成长的十来年中，偷鸡摸狗的坏事就不说了，带着家仆到处寻衅滋事，偷看大姑娘小媳妇儿洗澡的都是家常便饭，像慕府这样的家大业大的在落阳城的大家族，家里的女奴他都看腻了，因为点点小事情，把陌生人打的半死，把人五花大绑带着游街不胜枚举...

但是老话说的好，辱人者人恒辱之，三大家族的公子哥这些年在城里也是经常的碰面，几句话拌拌嘴就打起来了，谁也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都挨过对方的揍，也因为这些事情，三大家族的组长都是统一的不再允许他们私自再带家奴出门，甚至有的被关在家里禁足。

缺德的事情做的一箩筐倒是从来没有做过强抢民女，奸淫掳掠的事情，或许是慕家的管教有关，也可能是掩人耳目，毕竟慕风穹凡武境七重修为是实打实的。

歪着头哼哼唧唧的眼睛长在天上的带着慕青往家里走，门口的小厮大老远的就看到这个慕家唯一的小少爷回来了，两只手攥在一起，心里一直盘算着怎么能搭上这条线，以后就飞黄腾达了，不愁吃穿还能攒下好银子娶他娘的几房美娇娘，情不自禁的哈拉子都出来了，眼看慕小爷走近，麻溜的就跑到眼目前候着，可这慕少爷可到好，晃悠着走不要紧，小厮刚一靠近，这家伙直接一脚飞踹

紧跟着一句：“靠那么近干啥，小爷虽然不劫色，但是取向不能被这些家奴潜移默化的给改变了，以后可找不到老婆了”

慕青跟在身后，一听忙后退两步，距离拉的远远的踹不到的位置，看着被踹到一边的小厮忙递了个眼神，心想这少爷啥德行你不知道嘛，瞎凑啥啊凑，尾随着慕少爷不远不近的进了宅子，留下小厮一个人站在原地回味着梦醒心碎的酸爽。

慕青刚进庭院没走几步就看到前面的慕少爷一改中风了的身姿站的笔直的看着前面坐在老爷椅上的中年人，不用猜，这位就是慕家的当家人慕凡英。

慕凡英半躺在椅子上，一身的紫袍加冠，颇显得高贵有气势，手里拿着鸟笼子，不停的逗弄着笼子里的司雀，身后站着一个略弓着背部的老管家还有十几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几个丫鬟，微微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平静的说：“你回来啦？你在外面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是慕家的子嗣，慕家的作风你也知道，我也不想和你说太多的废话，修炼的奶奶样儿，这些年由着你的性子道作非为，慕家的脸面也让你丢的差不多了吧，还好你没有做太恶心的事情，你要知道现在有人护着你，以后呢，等我也老去，你一个凡夫俗子般的修为只能是这片大陆中最低级的蝼蚁。

“是武力缔造了秩序和文明，是武力改变了所有的规则，

我不管你还有没有塌下心来，你都要不停的练武，只有强大的修为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想见你们，让管家带你们去。”

慕家主说完转身带着众随从拎着鸟笼子离开，即使他再宠溺这个儿子也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冷血，因为强大的修为是慕家的立足之本。

众人离去后剩下一个略显佝偻的老管家伫立不动，他就这样的站在那里像容在空气中不存在一样，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根本不会感觉到这里还站着一个人

从家主离开后他就这样盯着慕风穹，捎带着还会看看小家主身后的慕青，眼睛里不带一丝的烟火气，平静如水，但是慕风穹和慕青却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想被一条躲不开的毒蛇盯着，头皮发麻，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正在他们两个不知所措时，管家没有任何表情的对着慕风穹和慕青说：“你们俩跟我走吧”没有多余的废话，也没有意思情感和作为家奴的卑微，率先走在前面带路。

慕风穹和慕青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意外，这些年他们也习惯了这个管家，一个沉迷寡言的老者，到时慕青大着胆子，很惊讶的问：“我...我...我也去？”耳边传来了清晰简单的一个字：“是！”这个声音让慕青一惊，悄声的跟着走。

慕家后山的轮廓逐渐的在三人的眼睛里放大，拉近，慕青疑惑的跟着，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按道理他是没有资格来这里的，因为这里是慕家族人的禁足区，除了家主以及少数的几个长老外，谁都不允许到这里，走到离山下还有几十丈远时，管家停了下来转身面向两人走去并随口说“你们两个继续往前走”

木风穹和慕青一脸的迷惑，前面已经没有了路，怎么走，难道爬山不成？  
   “我说老头儿，没路了你让我怎么走啊！”慕风穹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嘴吧，虽然因为身份原因和这个老头儿顶过几次嘴，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他还是不怕这个管家，除了感觉他怪之外，没什么过多的了解，也试从母亲和父亲那里了解，但得到的回答也是半知半解，只知道是一次父亲外出被一群陌生人伏击，是这个神秘的老管家突然出手，救了慕家主一命，后来在慕家主一再的恳求下才答应留下，恳求他到慕家做一名供奉，至于管家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些年在慕家也是矜矜业业的，慕家主对他的能力也是点头不已，至于其他的一概不知。

这个时候慕风穹之所以敢这么嘚瑟的和管家说话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不一般，量这个神秘的管家再厉害也不敢打他，谁知，他嘚瑟的脚步还没有开始，只见眼前一花屁股一痛整个人腾飞了起来，紧接着就是一个狗啃屎，摔的眼冒金星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哀嚎，随及的又是被砸了一下，这下连嚎的声音都没有了  
  但是谁也没有看到当慕风穹和慕青被踹进去后，老管家古井无波的眼睛精芒一闪而逝，“小少爷，起风了！”呢喃的声音飘散在风中....

四、老友到来

 “滴答...滴答”的声音充斥在昏暗的洞穴中，昏暗的光线，勉强让人看清眼前的实物。当二人的眼睛渐渐适应昏暗的光线时，整个空间的轮廓浮现在二人的眼睛中，凹凸明显的山体洞穴，刀剑劈砍过的粗略岩石线条，不断在二人的视线里放大，不知道为什么家族要把自己带到这里来，在二人疑惑的时候，边传来一声淡淡的声音，但是却非常的清晰“看够了吗？看够了就进来！”

慕风穹看了一眼慕青，心里有点胆怯，虽然在外面天天当着二世主，不可一世，但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面对未知的一切，他还是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眼神，慕青也在害怕甚至在颤抖。

“还要我出去请你俩进来不成”？一道略带温怒的声音传进了二人的耳朵，慕风穹眼神一抖，赶忙的向里走，慕青和慕风穹对视一眼，两个人搀扶着对方迈着还在抖动的双腿向里走。

引入眼帘的是一个简单的石室，和外面不同的是石室的墙壁没有岁月侵蚀的痕迹，规规整整的，一个石桌，几个石杯和石椅，唯一惊奇的则是不远处石床上的老人，老人纹丝不动，晶白的头发梳理的一丝不乱，粗布衣衫，褐黄色的皮肤带着年迈的褶皱像是在刻印时间流逝的一种证明。

“我知道你们两个心中有着相同的迷惑，但是你们两个小家伙放心，我并不是外人...”沉默短暂的失声像是一种留恋般的回忆一样，谁都没有说话，慕风穹和慕青也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人的名字——慕云天！”

我的天！一瞬间两个年幼的少年顿时怔在当场，这...这不是慕家的第一代家主，那个在慕家如神话一般的人物，那个慕家每一代都在追赶的标杆，那个曾经在落日城言出法随一般的慕家家主，那个曾经带领慕家震慑万里方圆的地境...“

怎么？很惊讶？”一声断问再次把二人的魂魄拉回了现实中，“没错！你们没有听错，就是我！这算得上是慕家现在最大的秘密”

“今天叫你们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修炼！”

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老家主继续自顾自的又说了起来“当年的我因为机缘巧合，从一个普通人修炼成为了一名亿万人仰慕的强大法师...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称谓啊，年少意气风发的我变嚣张跋扈，以为自己的天赋完全可以无视任何人，闯出一番天地，走出了落阳城，走出了这片东域土地，本以为我可以带领家族实现辉煌，没想到...因为一时的妄自尊大葬送了所有的一切，命运、家族等等，幸运的是，最后我死里逃生，留了一线生机，但是我的修为却也是在时间的消磨中逐渐远去，现在的我不过时候控油皮囊的老人罢了，为的只是震慑和保存慕家的现在的地位，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老虎皮也扯不了多久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们切记。

在我死去后如果慕家连一个继承人都没有，要我如何甘心，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风小子你的到来，你的名字还是我给你起的呢。

至于你？”看着慕青，老人的眼睛中不停的闪烁着不定的光芒，他感觉慕青就像一只受伤孱弱的狮子，但是又不确定，还有当年的那个送他来的人，那种令他当年玄阶巅峰都在匍匐颤抖的威压，他明白那是警告

随即开口：“你不属于这里！这也是你的命运，但想要在天武大陆生存，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我赐你一场机缘，结下善缘。”

“谢前辈恩赐，慕青从小在慕家长大，心存感恩，自当誓死捍卫慕家”慕青自从知道自己的身份后在一段时间的低谷后，也逐渐的融入到慕家。

“好，果然不错，没让老夫看错人”

慕风穹心里在嘀咕着自己将会得到什么盖世无敌的机缘。

“在外闯荡的几年，我救过一个人的命，后来成为了朋友，也层曾找过他给我找良药治伤，但是药物一直没有任何的音信，现在的我对你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帮助，只能给你们指路，让你们更清楚的了解家族和这片我见过的大陆。我已经传信给了我的老友，他会来带你们走，想想时间也快到了...”

“老夫在中年时，无意间闯入一个陌生的洞府，得到了传承，得到了一部炼体功法--震狱法体，一套法技--八方掌，还有一枚身份命牌”

天武大陆地阶修士便可以修炼出灵识，穆存天虽然修为尽失，但是灵识还在，两只手分别点向慕青和慕风穹，功法和法技都出现在两人的脑海中，让两人吃惊的同时振奋不已。

震狱法体，地阶中级，练就金身铁骨可凭肉身搬山填海，一共五层，铁皮境、锻骨境、引血境、红铜境

八方掌，释放时自带武者自身属性，一共四掌，第一掌：飞灵掌，灵随掌动；第二掌：惩戒天地，掌力惊人，又快又狠

“震狱法体我只是刚修炼到引血境便未再进一步，八方掌是一部残缺的法技，只能你们自己去摸索了，在这期间你们俩就留在这里，我直接指点你们。”

“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要说，你们可知道我们落阳城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城镇，雄金帝国的一个小郡县罢了...”

爷孙二人外加一个不知真实身份的陌生亲人，一直在山中苦修着。

次日，晨霞刚起，一声戾鸣，从落阳城外传来，睡意朦胧的城墙守备军则是困意全无，警备区中士兵迅速的手持武器全副武装的向城墙奔去，城墙上守夜的士兵亦是一个机灵的拿出号角吹了起来，小半个落阳城百姓顿时紧张起来，气氛极度的压抑

落阳城地理位置十分特别，物产也是极为丰富，比邻湖泽，背依青山，茫茫的一片，不知有多深，也没有谁深入过，外围普通妖兽不知凡几，只有资深的老猎户会经常进出在最外围，打些妖兽谋生。

兽潮也是发生过好几次，所以守备军反应都很迅速，曾有过破城的事情发生，惨状不言而喻，兽潮的阴影一直留在这座城镇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日日操练的守备军反应速度自然是迅速无比。

随声望去，一片阴影在大地上不断的移动，苍穹之上一只雄鹰越来越近，看着这只巨鹰，守备军的将领手心冒汗，心中不停的祈祷着，这么多次的兽潮，像这么大的妖兽还从来没有见过，绝对是灵兽，实在不是我等凡人所能抵挡的。

巨鹰像一块陨石一样砸来，守备将领放声高喝：“放箭！”密密麻麻的箭雨闻声而出，传来的只是叮叮当当的声音和可以看得见的火花还有应声而落的箭羽。

巨鹰张开鹰嘴发出一声嘲笑的鸣叫，所有的守备军都知道完了，洛阳城虽然地理位置特殊，却也极少出现这样的灵兽，将军心里发苦心道“吾命休矣！”

屠戮的场面和临身的巨大痛苦并没有出现，只有一片阴影迅速的从城上穿过，带来了城中一片的哭声和骂声。

巨鹰朝着慕家的方向飞去，未作任何的停留，此时的慕家，一家老小百余口人整齐的站在慕家武场中，慕凡英站在最前面不言不语，所有人都在疑惑今天着急大家来的原因，心里嘀咕但是却没有人多嘴，大家都是按照长幼的辈分站的整齐，没有人说话，只有几个年幼的孩童在嘻嘻哈哈的，被身边的父母呵斥了几句也不敢再顽皮。

清晨守备军异常举动和清晨的鹰叫引起很大的恐慌，一阵惊呼，雄鹰盘旋在众人的上方，胆小者吓的撒腿就跑，这时，一道身影，身穿白袍，面部鬓发须长，发黑浓密，双眼深邃有神，此人还未落地，遍有人惊呼“灵兽！”二字，一众人张着嘴巴，仿佛在做梦一样，一只强大的灵兽站在身边，这个冲击太大了，在场的大多数人在灵兽面前连个喷嚏都受不住。

不多时，从李家一封带着“变”字的秘信向道家而去。

青钢鹰落在慕家的演武场，王松飘然而下

慕凡英率先带着家里的几个长老冲着落下的神秘人一拜：“拜见王松长老！”

慕家的族人在刚才的冲击中还没有缓过神，看着家主和长老恭敬的行礼，大部分人也强忍住灵兽强大的冲击，赶忙行礼。

王松对着身后的青钢鹰则是一挥手，青钢鹰起身飞走，眼里满是对在场之人的不屑。

“哼！这个畜生，真是到处找优越感，放肆难训的很。”

“不打紧，王长老，早前我已经收到我家老祖的传信让我等在此恭迎，王长老的到来，慕家蓬荜生辉”慕凡英笑眯眯的说着。

“不知慕大哥现于何处？”王松赶忙问道

“我家老祖...此事我们稍后再说”王松从慕凡英的口气中听到了一丝不妙，按道理来说，自己的到来，老哥哥应该会亲自前来的。

慕凡英身后的几个长老听到慕凡英的口气却是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依照他们自己的消息，穆存天还在慕家才是，王松还在也不好当面问，便一个个的眉头微皱，筹划着接下来的安排。  
   放眼望去在场的慕家族人，没有一个修为达到地阶的，若非慕云天当年的恩情他根本不会和这样的小家族有什么来往，惶惶百年在修仙者眼中不过是一次短暂的闭关，只是一次闭眼和睁眼的动作，曾念沧海桑田，转眼江河斗转，须臾间岁月如逝...

但是凡人不过是百年的岁月，看得见的今天，迷茫不知繁几的明天；看得见的眼前，重复着昨天的这一刻，恍惚中，一代又一代的长大最后又回到红尘中。

五、甄选

“王长老这边请，我们里面谈”慕凡英带着众长老一起朝着慕家的议事大殿走去

“其余族人，无子嗣者可以离去，有子嗣者在此等候！”管家的声音充斥全场。

众人落座后，王松和慕凡英两人向着偏殿走去

“小凡，怎么回事？穆大哥人呢？为何不见其人？发生了什么事？”王松在连续问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后，身体中的地阶修为也是毫无保留的释放了出来，压的慕凡英差点上不来气

大殿中落座的各长老，顿时全部站了起来，偏殿里的强大气势让他们坐立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王叔，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老祖自从回来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前段时间，身体中的修为彻底泯灭，但灵识却依旧在，也是在您来之前，刚刚过世，为了保住慕家的地位，这件事不能对外透露半点消息，现在也只有几个人知道。”

“穆大哥在哪里坐化，带我去！”王松收起身上的威压气势

两个人从偏殿走出，慕凡英说了一句“你等在此等候”便带着脸色难看的王松直接离开，站着的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话。

慕凡英带着王松向慕家后山疾驰，看着眼前布置的结界，王松一挥手带着慕凡英直接出现在了洞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灵堂，还有两个守灵的孩子，一个是慕风穹，一个是慕青。

“快过来拜见王松长老，他就是老祖一直等待之人”

“晚辈慕风穹拜见长老，晚辈慕青拜见长老”

“恩，起来吧”王松连忙走到穆存天的灵柩前双膝跪地，深深叩拜：“大哥，松弟来晚了！”声音声嘶力竭，悲凉凄楚。

王松跪在灵柩前，取出身上的酒水，缓缓的倒在了地上：“大哥，这是你最喜欢的醉花酿，我给你带来了”

酒水从酒袋的袋口不断的向外流，在地上汇成一条小流缓缓的渗入膝下的泥土中，花草的芬芳飘散的洞府中，泪水也顺着王松的脸颊不断滴落。

不知跪了多久，直到脸颊上的泪痕干在脸上，王松才缓缓的起身。

“前辈...？”慕风穹小声的呼唤王松

王松转过身看着他，让慕风穹和慕青十分紧张。

“何事？”沙哑的声音从王松的喉咙中发出，像一个被砸烂的破鼓声。

“老祖让我把这个玉简交给您，老祖说，他等不到您了，但是他不曾后悔，所有的交代都在这里。”慕青俏生生的站在一旁，像个懵懂的大闺女一般。

王松向着玉简输入了一道灵气，一道苍老的身影出现在王松的脑海中：“松弟，多年不见，不知现在的我你是否还认得出，当年之事我不曾后悔救你，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此次教你前来，实则是希望你将我慕家的火种带走，甄选优秀的慕家族人，带他们离开即将分崩离析的慕家，待日后重建慕家...”

灵识影像自此结束，王松张开双眼看着慕凡英：“你慕家所有的小辈，天资优秀者，我自当全部带走”，转身朝洞外走去。

“你们两个也出来吧，今天发生的一切不准透露出去半个字，不然最高家法处置”，三人紧随王松向着议事大殿走去。

此时的外面早已是昏沉的傍晚，等的不耐烦凑热闹的族人很多都已经离去，四个人出现在议事大殿前让沉闷的几个长老一下来了精神。

“召集族中优秀的小辈前来殿前集合并派人将天赋石取来”王松高声发号施令。

各长老一听，顿时精神大震，急忙去召集自己一脉的族人。

“二牛去哪了？”一个长老瞪着眼睛质问二牛他爹

“不知道跑哪里去玩了，长老你也知道这一等一天的，大家都耐不住啊”

“啪”的一声脆响在二牛他爹的脸上响起，腮帮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肿了起来。

“我告诉你，我现在没有和你开玩笑，现在立刻去给我将他找回来！”这个慕家的长老一蹦三个高的冲着他一顿喷

二牛他爹也是郁闷的够呛，说活泼好的是你，说不让动的还是你，我心里苦啊。

捂着肿起来的腮帮子带着几个族人立刻出去找他儿子去了，那气势就像找到后会活撕了二牛一般，一时间半个落阳城都被慕家搞的呜哇乱叫，李家和道家的家主今天一天也是坐立不安，不断的打探慕家动向和消息。

短短的片刻，议事大殿前，就已经占满了慕家的小一辈子弟，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没有来开，段时间内就全部集合了。

“天赋石前显真灵，想必大家都知道，我慕家也是有一块，只是一直不曾用过，天地初开分阴阳，天灵地长五行生。”

天武大陆，由强者主持天赋石探测个人天赋，出现的颜色则为属性色，属性颜色越多，属性亲和度越大，天赋越高，天赋石无反应则无修炼天赋，白色为废色，需要有人给渡根属性才可修炼。

“下面所有慕家小辈子弟，上前将手放在天赋石上进行探测！”

站着的小辈子弟一个个都充满了好奇和幻想，幻想着自己能够一飞冲天，成为耀眼的明星。

“慕阳...无色！”

“下一位”

“慕炎炎...无色！”

“下一位”

“慕欢...无色！”

司仪扯着哑嗓子不断的宣布着场上的结果，无色的孩子，有的失落的离开，有的则是冲进母亲的怀中大哭。

人群中的人也是不断的在失落着

“下一位”

“慕茜...红色！”

看到天赋石发出的红光，慕茜的小脸上都是喜悦的表情，大步的穿行在小辈之中，耀武扬威，当她走到父亲身边时，“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周围的大人看着她则都是哈哈大笑。

“下一位慕潇风...蓝色”

...

慕潇风看着眼前的判定，一时间，脸色潮红，激动的一拳砸在了地上，看着这个结果的慕家长老们也是一脸的兴奋。

“下一位”

“慕风穹...黄色！”

“测了这么久总算又出来了一个，谁说...”

“绿色！”

司仪的声音再次响起。

“恩？双属性，是双属性天赋”人群中的还刚说完

司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红色！”

“卧槽，是三属性天才，我慕家出了一个三属性天才，当年的老祖也不过是双属性”人群直接炸开了锅。

慕凡英看着自己的儿子也是楞了一下，直接一挥手在身边的小厮耳边嘀咕了一会儿，小厮转身离去。

慕家的人还不知道，就在这一瞬间，慕家进入到了最强戒备状态，防止有人来扼杀家族的天才子弟。

“下一位...慕青”

触手微凉的感觉爬上慕青的心头，一道暖流从自己的手上传来，蔓延到周身，在丹田处汇聚

“白色！”

随着司仪的声音喊出，慕青一个踉跄，差点跌倒，怎么会是这个结果，按照老祖的说法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果然如此”管家看着慕青嘴里喃喃。

...

慕家灯火通明一直检验到半夜，有天赋的一共21人，双双属性的三人，三属性一人。

没过多久，落阳城中的其余两大家族也是得到了慕家测试结果的消息，道家主看着手中的消息，直接一道火灵气将其燃烬。

一个三属性的天才出现在落阳城，对任何一家都是威胁，甚至包括了城主府，几十年后的这个天才成长起来，没人会是对手，必须要杀了他。

城主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依旧喝着酒，但是脑海里却在不断的分析着，规划着。

夜晚慕家一座房子的屋顶，坐着一个自己买醉的少年

“你就这么沮丧，岂不是浪费了你身上了血脉？”一个老者无声无息的出现在少年的面前

这个少年就是慕青，而这个老者则是那个一直不苟言笑的管家--程伯。

“管家？”慕青疑惑的看着他。

“什么血脉？我没有明白”，盯着程伯看的慕青并没有发现，此刻的程伯不再冷若寒冰，而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一般

“我说的当然是你的血脉了，你的天赋并不是白色，而是被进行了血脉诅咒，天赋石测不出来罢了”，听着程伯的话，慕青蹭的一下站了起来，一把抓住程伯的衣服，紧紧地，死也不放手的样子

“你知道我的来历？我是谁？来自哪里？还有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慕青此刻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少年，脸上全是焦急的模样。

“哎哟，你突然问这么多，我该先回答哪一个呢？你让我想想”程伯取出酒馕，缓缓的坐下，拔了塞子，往嘴里倒了一口。

“我不但知道你的来历，再确切的说，你应该叫我一声程伯，你应该姓孙，而不是姓慕。”

“程伯？姓孙？”

“是的小少爷，其实我是你父系一脉的管家，是你母亲让我在此守护你成长，如今你都已经12岁了。”

慕青一把拽住程伯的衣服：“那我母亲和我父亲呢，为什么她不要我了，把我扔在这里不管我！”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说多了对你没有好处，因为你太弱了，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渐渐知道这一切。”

“是啊，白色废血，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强壮些的凡人罢了。”

“你还记得你身上的狼牙配饰吗？那是你家族的东西，其实孙家的每一位血脉族人都是白色废血，但是融合了狼牙配饰的慕家族人却...”

程伯陷入了回忆之中，那是一幅幅孙家人排山倒海的大神通，大能力。

“那我该如何融合它？”慕青急切的问道，他很想一瞬间就成为天才，成为强者看看这个世界的颜色。

程伯在怀里掏出一小瓶液体：“将这个喝下去”

慕青看着他手中透明的液体，顿时迟疑了起来

“你这小鬼，人不大，防备心倒是挺重，放心这个东西除了你们孙家血脉，对别人根本无用，何况这么多年，如果我想，我早就拿着东西远走高飞了。”

慕青接过瓶子，打开瓶塞，一口喝了下去，一阵的辛辣刺激感顺着喉咙鱼贯而下，液体像被操控的灵气一般，游走在四肢百骸，瞬间的分散冲撞，慕青都没来得及喊“疼”，便直挺挺的摔倒在屋顶的一片瓦片上，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声声撕裂喉咙的吼声，两只手的手指指肚都是没入了身体，不断的撕扯着自己的胸口。

程伯早在登上房顶时就已经布下结界了，程伯看着快把自己撕成碎片的慕青，没有给予任何的帮助。

“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是龙是虫全看你自己了...”

程伯内心也是忍不住的一阵感叹，上天给了孙家人一次机会，同样的不是所有的孙家族人都会平安渡过，每次都会死掉好多人，每一个成功融合的人都是人中龙凤。

六、密谋

第二天一早，慕家的族人就已经全部齐聚在议事大殿中。

慕家很多的族人一直以来最大的伤痛，就是没有能够成为一名修士，再强壮的蚂蚁终究还是蚂蚁，慕家历代之人都只是拥有一点微末的道行，但却上不得台面，百年中也不过是出了一个穆存天，让慕家的地位稳固到今天   
  “好！好！哈哈，不虚此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此次我慕家人才济济，实在是让人高兴”

说话的是慕家的四老爷，慕凡英的四弟，常年在外打理慕家的产业，对慕家的贡献也是极大。

“我慕家竟然出现了以为三属性的天才，简直是不可思议”

“慕家的未来指日可待了...”

慕凡英也是哈哈大笑：“终于等到了，没有愧对列祖列宗啊，哈哈哈”

     此时的 李家家主收到斥候的汇报后，一纸书信传走，在李家客厅一刻不停的来回踱步，转来转去的放心不下

一位真正的强者根本不是他们这种小城镇中的小家族可以对付的，灭了他们不过就像吃饭喝水一般简单。

“没想到啊，慕家竟然还有如此的后台和造化，此次出现如此多的后辈天才，几十年后便可称霸落阳城了，到那时再无我等的喘息之地！”  
       “管家！”    “管家！”    
     “老爷”

一个60多岁的暮古之人恭敬的站在门外

“备车，我要去胡家”

 “是”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车马声音在胡家俯外响起，胡家的门外小厮远远的看到这边的阵势就立即回府禀报了

此时的胡家府邸门前已经是黑压压一片，气氛极为的压抑，应声而出的皆是胡家的护院高手，落阳城内三大家族早就是斗了很多年，即使是落阳城中的乞丐都知道

但是都是心照不宣，像今天这样大批人马的对峙还是在家门口实属少见，大量的居民围观指指点点。  
      
  李家的护卫也是将李家家主围在中间，里三层外三层，心里也在犯嘀咕“就算是攻打人家府邸也不应该带我们这几个人出来啊，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  
       
  李家主看着眼前的一幕先是微楞，瞬间脸色阴郁张嘴就开始喊：胡老匹夫是何意思！我李凡如此有诚意居然这样对我！

“干什么！贵客登门岂有如此待客之理？”一声响亮的男高音从府邸中传出

一身白衣精瘦的道韵峰出现在庄重的大门口，黑发束于脑后，一丝不苟，大眼睛，淡眉，鹰鼻，长脸，身后紧跟着几位老人一个个白发苍苍，但是眼神却是精光内敛  
      
    “哎呀，李兄，李兄，实在是抱歉，我正在府中处理事务，忽听家将来报有贵客登门，刚一出来竟然出现这样尴尬的场面，实在对不住，望兄海涵，海涵！哈哈哈”  
  
    “哪里，哪里，只是胡老弟家的护卫们一看就是训练有素，让李某看着眼馋，佩服的紧啊”

胡韵峰一听，这是话里有话啊心中冷哼，这要是我去你那里，现在指不定是什么样子了....  
  
  “哎呦，李兄，家里就这么几个护院能拿得出手，让李兄见笑了，李兄走进府我们详谈”  
  
  “一群白痴，谁会光天化日下来攻打，何况还是李家主到来，瞎了你们的狗眼，都滚一边去，好意思吗你们，丢我的脸”

胡家主面色平静的话里不无一丝炫耀，胡家的护院都知道，胡韵峰生气的样子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心里偷笑，但是动作却是麻利。

胡家大厅里众人落座，两个家族的人分坐两边，香茶袅袅....两家人有说有笑，不知道的以为李家是来谈相亲的，而不是来杀人越货的  
            
        “李叔叔好！”   
        
   “唉！胡贤侄，几年不见，小伙子越来越帅气，壮实，阳光气十足啊”

  李家的人嘴角抽搐，心想我们这家主夸人还真是有一套，骂人都是那么有涵养，这胡白黑的和碳头似的，确实没少晒太阳！  
      
    胡白和胡家众人听的则是心里骂娘，“好了，小白，你先下去，我和你李叔叔有事要谈”

胡韵峰笑眯眯的嘴脸顿时一变，忽然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大家一听胡家主话音变了，都是正襟危坐，李凡也是点了点头，胡白在一众人的注视下缓缓离开。  
    
   “你们也退下”

胡家的丫鬟仆人以及几个胡家和李家的非核心人员均退了出去，随手将们关上。  
     
    “好了，李兄，开门见山吧，可有什么计划”

“好，爽快”

大手一拍身边的桌子，  一副充满愤恨的模样

“想当年在这落日城中，我李家在东，胡家在西，两家和睦，联姻不断，而如今的慕家不过是一只外来的野狗罢了，强抢我们两家的矿脉，屠戮你我两家族人，多少家族精英无辜而死，我李家子弟莫不敢忘，三十年来，筹备粮草招募有志之士，足足准备了三十年了，我恨慕家入骨，特别是那慕云天，他就是个罪魁祸首！”      
  
     “筹备了三十年，实不相瞒，在慕家我是有内应的，这些年的慕家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中，除了一个人--慕云天，多年前慕家传出慕云天已死，我李家还是按兵不动，但是就在今天我收到可靠消息，慕家请来一位强大的修士，目的就是检测天赋慧根，带走天赋绝佳者，并且此次慕家涌现了一批资质不弱的子弟，让我也是在斟酌不断。”

  “正如李兄所言，我胡家也是早早的就收到了慕家来的消息，你们可记得破晓时分的两声鹰啼？我是亲眼所见！作为天武大陆的一员，我还是有点见识的，那是一只青钢鹰，黄阶巅峰灵兽，灵兽与妖兽不同，是有自己的智慧的，能把黄阶灵兽当坐骑，没有玄阶巅峰或者地阶以上的实力，根本做不到，青钢鹰虽常见，也是修仙者的最爱，但是不得不说极难驯服，想要驯养青钢鹰，必是有一个强大的依靠作为支撑。”  
   “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的呆着为好，不说那位修士，单是一只青钢鹰也不是我们任何一个家族可以单独抗衡的，”胡韵峰眉头紧锁。

“李家主可确定是青钢鹰？据我所知，在这雄金帝国，有一个宗门便是将青钢鹰作为宗门出行的御兽，这个宗门就是尚英阁！”

在场之人一听尚英阁，顿时后背开始渗出冷汗，那可是一个庞然大物，随便来几个人就可以将落阳城夷为平地的大势力。  
  
“我等胡家长老一致赞同家主的意见，今天的慕家根本不是我等可以招惹的起的，只会白白的成为没有价值的一捧黄土”。  
  
     “那我们何不等那修士离去再动手？”  
        
     “但是斩草不除根，我等岂不是自掘坟墓....”  
    
    “富贵险中求，必须拼一把了”

  双眼狰狞的李凡盯着胡韵峰等待他的答复！

 “冒死截杀不是不可，只是...”  
   
      “啪”“啪”“啪”

众人不解的看着李凡的举动甚是疑惑

 “ 这是何意？”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推门推门而入，一口口大箱子摆放在李胡两家人的中间，

“咔！”“咔！”“咔！”“咔！”“咔！”

五口箱子盖应声打开，仆人相继缓步离去，李凡使了一个眼色，李家子弟点头跟着离开，第一口箱子，闪闪的黄金刺的人眼昏花，第二口箱子珠玉翡翠迷人眼，第三口箱子白银沉沉醉人心，第四口和第五口则是些贵重的炼器材料。  
  
      胡家长老一个个像偷鸡的黄鼠，缓缓的站起来，相视一笑，贼兮兮的，然后面带微笑的坐了下去，身为大家族的长老也不是没有过见识，被这些俗物迷了心，只是距离如此的进还是让人心脏漏拍，难免激动。  
  
      “我看李家主诚意十足，这也是快掏干李家百年的家底了吧？”    四长老立即站在了李凡一边的立场上笑眯眯的说道，其实胡家四长老也是李凡30多年计划中的胡家的一个内部角色，真金白银的也没有少给他，

“我看此话不假”三长老也是缓缓的吐露心声，三长老也是人老成精，不忘了给李凡使了一个眼色，李凡也是心领神会，心中暗暗窃喜，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其实他们的话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暴露出胡家的部分底蕴...  
  
      胡韵峰眉头紧皱，心里暗道不妙，看这情形，家里出鬼了！  
  
      “哈哈，李兄之诚意，我自然也是看在眼里，但是真金白银虽好可以请得动百人之数的凡武境高手，但是确叫不到一位强大的修士啊，蚂蚁再多也难咬死大象！”  
  
       在天武大陆，凡人无法修炼仙术，最多到凡武境界巅峰，但修士则是分为天地玄黄随五行分阴阳，每一种境界又分十重，花草为品对应等级.....  
  
      “这有何难，我既然来了，必然准备了十足的诚意，”

    说完，从怀中取出两个古木长盒子，看着实在是不起眼，随即李凡小心的将两个盒子放在桌子上，胡家及李家的人皆是目不转睛的看着，究竟是何物值得李家主贴身摆放，还如此的小心，李凡打开其中一个盒子，刚开一个缝隙，一股清香瞬间弥漫整间大厅，众人精神顿时一震。

 “好了 ，大家见识到了就好了，我就不一一打开，白白流失了灵药的药力”

一株二品赤血参，两百年份，直接服用可以增持修道者精血，让人气血如虹，增加5年功力！

一株一品天珠草三百五十年份，天珠草吸日月精华，秉晨露沐紫华而生，凡人服用者有百分之一的概率可以拥有修炼天赋，有增强体质，伐毛功效，单单是这两种灵药，便是耗尽了我李家十几年的财力和光阴。”          
  
      “嘶...”

所有人都是倒吸冷气，单单是这一株灵药就抵得上摆在厅中的所有财物，毫不客气的说，根本不会有人会傻到用灵药换取金银财帛。

“此次截杀，我李家的诚意已到，并会担当主力，由我家老祖亲自出马”

胡家主一惊，李家的老家伙居然都出马了，看来此次是必杀之局了，李家的老祖实实在在的地阶初级修为，当年被穆存天打的受伤，遁走，再未出现。  
  
   “现在，不知..胡家认为我可否有诚意？”

“这是自然，但是我还想要一样东西，不知李家主可愿割爱将李家的青木铁矿转让给我胡家，胡家可让老祖出马带众胡家子弟助一臂之力。”

胡家主心里明白，真金白银不过是凡人的稀罕物，真正的底蕴还得是修炼的资源和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柱。

“这...胡家主让我回去想想，我会尽快给予答复。”

“好！那老弟就静待李家主的佳音了。”

事已至此，李家众人鱼贯而走。

七、山雨欲来风满楼

     “哟！我说李家的老鬼，来了也不打声招呼，看不上老夫还是觉得你现在可以打得过我了？”  
  
    胡家人一愣，李家的老鬼？？哪里有什么人？  
   
   李家的人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胡家的人，心道李家来了几个人我们心知肚明，这是卖的什么药  
  
   “哈哈，老匹夫几年不见公里见长啊，我这敛息术都被你看破了,至于怕你？打了这么多年，要不再比划下？”  
  
     从小较量到老，李家，胡家两个老鬼私下打生打死次数也不少，但是却谁也没能奈何得了谁

门口走进来一位黑白发相间的老者，沙哑的嗓音，犀利的眼神，一步步的走进厅堂，胡家家主以及几个长老都弯腰行礼，老人在李家的人脸上一一看过  
  
    “咳，那个...”李凡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屁就放！”  胡家老匹夫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仿佛和这些小辈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时间

“真特么没有素质”李老鬼连忙护短的讽刺一句  
     
     李凡这么多年久居高位，今天被人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也是气的够呛，心想你给我等着，还有胡家，你们以为我李家的东西这么好拿的？

哼！解决完慕家就是你们胡家的死期，李凡面上确实爽朗的赔笑：“是晚辈的错，晚辈想，我们是不是该谈下具体的计划了？”  
  
“也是，那就说说吧”

“据我们李家的情报，慕家现任家主以及慕家的三代族人皆是玄阶八九重左右五人，其他族人玄阶初期有二十多人，家族护卫不过百人，黄阶巅峰两人，其他皆是初期和中期，唯一不确定的则是慕家的老祖慕云天，当年的他以一己之力，力压整个落日城周边百里，前几年传言他已经死去，但是现如今...”李凡将掌握的消息娓娓道来  
  
     “我李家出两名玄阶巅峰高手，四名玄阶中后期高手，五名名黄阶巅峰高手，再加上老夫”   李家老鬼李城插断李凡的话看着胡家老匹夫-----胡逸横庄重的说道。

在他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啰啰嗦嗦的说什么凡武境界有多少人，慕家再多的凡武境界高手在他面前也只有引颈受戮罢了。  
  
    “没看出来啊李老鬼，家里高手不少呀，既然你坦白了玩，我便陪你赌一场！”  
    待胡逸横说完，李家的众人，特别是李凡激动的整个人都在颤动，这么多年的仇怨终于要尘埃落定了，想到自己亲自手刃敌人的头颅，整个人的血液都在燃烧，下意识的舔了舔嘴唇，还有那慕家的一众美娇娘...想想很不得现在就杀过去。  
 “既然事情已经商定好，那么我们就来谈论下接下来的具体计划和利益分配吧。”

胜券在握的众人一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已经胜利。

**八、离去**

此时的慕家，一派的喜气洋洋，家里的仆人也是忙来忙去脸上都是笑嘻嘻的，毕竟慕家以后出了强大的修士，他们这仆人也是身份水涨船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  
  
  “王长老，干杯！”

慕凡英举起身边的一坛子美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一般豪气干云。  
  
  手中的酒一仰而尽，此时的酒喝的是一种干脆和果决还有一点点的悲伤。  
  
  一口饮尽杯中酒，王松再次倒满随即起身：“王某此次前来是应穆存天大哥的邀请，并且答应穆大哥的请求会带走有修炼天资的慕家族人，这一杯酒敬慕家的热情款待！”  
         
  “不知王长老来自何处？”一位慕家人壮着酒胆看着王松问道

“大胆！王长老来自何处与你何干！”慕凡英直接起身就要拔剑，他实在是害怕这个冒失鬼会坏了慕家的大事。

“王长老、家主勿怪，小女此去不知何日才能归来，为父者自然关心小女安危。”

王松刚想发怒，一听原由便解释道：“王某来自修炼宗派，不知尚英阁诸位可知晓？”

话音刚落

“敬王长老！”慕凡英一嗓子打断了还在愣神的慕家人

“敬王长老”此时的慕家总算是明白了眼前这个人是什么分量

尚英阁，那可是雄金帝国的擎天柱之一，跺跺脚，他们这样的小家族灰飞烟灭。  
  “王长老，可否看在老祖的情面上，再多带几个人？”

“这...”王松看着慕家众人渴望的眼神，也陷入了犹豫。

“说的什么胡话，我慕家屹立这么多年，今天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慕凡英一脸烂泥扶不上墙的愤愤模样。   
 “尚英阁虽是仙家修炼的风水宝地，但是也不是没有凡人，只是这些凡人只能做些杂物，得不到任何的修炼资源。”  
  “没关系，杂役就杂役，是不是都可以带走？”慕家人一听王松的话也是松了口气。

“最多带五人！”

“五人！我家的小王八羔子有希望了”

“我家的小春红也算是有着落了”

...

慕家人心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此时的慕家老二和老三老四相继开口，老五闷坑着不说话，但是握着杯子的手确是攥的发白，老五的媳妇儿一看不乐意了，怨妇一般看着这个废物丈夫高调的唱起自己的调调

     “哟！哟！哟，我说诸位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没有把我老五家放在眼里呀？怎么？这么多年我们家默默地付出，现在有了好事却是把我们家撇在一边了，家主这样做事情是不是太有些有失公允了些？”  
  
     “败家的老娘们，你胡说些什么!滚一边去！”

一天媳妇儿这么说的老五，急忙站起来要把老婆拉到一边，没想到老婆一甩手，甩开了他，让他也是措手不及，夫妻二人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这样的不给他面子。  
  
      “这么多年，在慕家勤勤恳恳为了这个家族奋斗努力，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有力的说法我还真就认真下去了！”

  毫不示弱的她为了孩子也是豁出去了。

“这...”

老五家这些年在慕家也是不争不抢，也不会为了什么利益去和哥哥嫂嫂们斗，但是今天的事情不仅关乎家族，更关乎的是自己家孩子的一生。  
      
   “哎呀!弟妹妹，你看你着什么急啊，谁把你扔了。

五个名额，作为家主，这些年来家里的大小适宜我最清楚，谁付出的多少我也是最清楚，我也一定会做到最公平公正。

“我的建议就是不论长老、直系还是嫡系，按功分配，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来！”慕凡英顿时也是醒了酒

“不知家主所谓的功劳是什么功劳？”慕凡英的三弟直接率先开口。

“自然是近几年对家族的贡献和付出。”

“哦？那三弟我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名额呢？”

“我看未必吧？慕凡宇，近几年你倒是说说你为我慕家做了什么贡献值得拥有这个名额？”慕家家主派系的长老开口质问

“虽说这几年老三在外打拼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建树，但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也是不可忽略的”另外一名长老出声反驳道

“那点功绩也好意思说，都不够他出去嫖的，慕家单单为他一个人在外花的钱都顶得上整个家族半年的开销了”

“老三变成现在的样子，难道你们不知道原因吗？”

“什么原因也不是他成为蛀虫的理由”

“好了！我慕家从百年前的迁移开始，每一位族人都背负着光耀祖宗，重返慕家的重任，仅仅百年，你们自己扪心自问，当年的锐气，当年的雄心还在吗？身为家主，慕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是要付全责的。”慕凡英一声怒喝。

场面顿时陷入冷清，很多老人仰头叹息。

“家主，我提议就让族人投票解决吧”一名老朽拄着拐杖坚定的说道，其余几个老人也是点头赞同。

**九、截杀**

在族内辈分最高的几个老人的压迫下，谁也没有再放肆，都按照老人的建议进行了下去，最终名额也是定了下来，直系的老五、老四家，嫡系的几个堂哥堂妹，总共五个人。

“既然人员已定，王某想要立即出发，返回阁内”王松对慕凡英以及几个慕家的长老略一拱手，转身单手双指放入口中，一声哨响，不多时青钢鹰盘旋在慕家上空缓缓落下，实在是慕家的院落不是很大，不然它早就一个俯冲就落下来了。

王松一抬手，几十个慕家弟子脚底生风，身体落在轻钢鹰背上，王松亦是直接一道身法直接落了上去，再一次的让慕家人眼前一亮。

“好俊的身法！”慕家众人赞叹

青钢鹰展开翅膀，呼扇几下，直接一飞冲天，慕家的很多人眼角泪光闪闪，自己的孩子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但是只有慕凡英知道，这一别或许就是天人永隔，李家和胡家的动作，这几天的情报也是不断的传来。

一声叹息：“一切都看命吧”。

青钢鹰成为了天边的一个黑点并不断的缩小，慕家人族人亦是渐渐散去。

“着急所有家族长老，护院，速来议事”，慕凡英看着手里的最新消息，表情异常的严肃。

待大厅中人到齐后，慕凡英宣布：“所有族人全部着急回族，开启家族最强防御状态，家族老幼即刻收拾东西，落夜立马离开。”

“家主，发生了何事？”

“家主,老身已经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所剩不多的寿命不想再走了...”

“族长，吾等不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与家族共存亡！”

看着眼前的族人，慕凡英也是一阵的心酸：“不瞒各位，家族将要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间不多了，我做族长一天，你们就要听命于我，来不及解释了，快去准备！”

慕凡英几尽是喊出口。

议事厅的人看见家主如此，也不再多言，将命令传达到家族中的族人，整个家族都瞬间动了起来，但亦是心底猜测不断，有些老人也倔强着不肯离开。

“报！族长”

“说！”

“二爷和三爷很早便带着部分族人离开了落阳城，飞鸽传信并无回音。”

“报！族长”

“说！”

“按照指令，族人均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但...”

“说完，但什么，再墨迹我一掌废了你！”

“族中一些族老不愿来开，并族长你亲自去说明白，不然就要联名撤了你”报告的族人越说声音越小，越说头越低。

“也罢！既然如此，便由他们去吧，飞鸽传书二爷和三爷，让他们永远不要再回落阳城，族老们不愿离开就留下吧”慕凡英说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一瞬苍老了很多。

此时的青钢鹰飞行在慕家后山的魔兽森林，不过是在魔兽森林的中边缘地带绕开中心区域飞行，青钢鹰也不敢深入太多，它不过是一只灵兽，魔兽森林中选手都有很多，它这样的在还未到中心地带就会被瞬间干掉，妖兽的领地，等级意识可是极为的森严。

王松眉头微皱，强大的地阶灵识瞬间覆盖在周围区域，并探索着，却并没有什么发现，青钢鹰背上的慕家子弟一个个小脸煞白，一瞬间的气息压的他们感受的到死亡的临近，若不是王松的控制，直接就可以摧毁他们的脑海。

不多时，王松盘坐的身体站了起来，挥手让青钢鹰停了下来：“不知哪位道友在此布阵，王某路经此地，不慎入阵，还请道友现身一见。”

随着他的话音扩散，几十个小家伙也是惊讶不已，不知所以然的看着王松。

“胡老鬼，你这个方寸迷幻阵还真不错，地阶的都看不透出不去，难怪你这么有信心”李老鬼嘎嘎怪笑

“那是，没有点金刚钻哪敢揽这瓷器活儿。”

一道刀芒划过，从远处激射进幻阵，朝着王松和青钢鹰劈去，王松眉头紧锁，感受一丝丝威胁，明黄色的护罩及将众人罩住，并全力躲闪，因为敌人在暗处，他即使再厉害也没法出全力。

刀芒劈在明黄色的护罩一角，也是震的护罩泛起层层能量涟漪，看着这情形，王松顿时心中有数，猜得出对方的大致修为，也是略微的松了一口气。

两道人影缓缓出现在幻阵之中，远远的看着众人，强大的地阶气息时刻向四周威压着。

王松一眼便知对方的境界，两个地阶中期高手，自己地阶后期的修为或许未必没有一战之力，只是会很艰难。

“两位道友不知意欲何为，吾乃尚英阁长老王松！”王松也不是很想出力去斗一斗，先搬出尚英阁威慑一下对方，尚英阁在天武或许只是末流，但是在雄金帝国这一片区域还是可以威震一些宵小之辈。

“哼！ 好大的威名，我等自然是不敢与尚英阁争锋，但是天宫不作美，这些慕家的小辈不必须得死，你若离去，我等自然不会为难，若是你坚决要护他们，我们也只好得罪了。”

原来是为了慕家的几个小辈子弟，王松心里一紧。

“应人之约，忠人之事，看来我们要手下见真章了！”万松身上的法力随着话音落下，顿时全力调动起来。

胡家和李家的两个老祖也不废话，直接调动身体的所有法力，打出自己的最强攻击。

一道刀芒再次出现，这一次远远的高过先前，刺眼的亮光，慕青等人根本就无法张开眼，慕家个别的孩子甚至直接大哭起来。

王松也是被打的手忙脚乱，不得已，他只能让青钢鹰飞向远处守着慕家的弟子，独自一人手持法杖冲向敌人。

风之术在脚下生风，使他身法更快，远处的胡家老祖，不断的吟唱着法术咒语，火球不要钱的呼啸向王松，李家老祖单手持刀迅速向王松冲去，一刀一杖在半空中激烈的碰撞，还伴随着李家老祖的鬼叫谩骂！

“他妈的，老子今天也算是遇到奇葩了，拿着法杖冲锋近战，不知道的以为你是法师呢”

王松一招——杖之权利轰击在李老鬼的战刀上，李老鬼被打的不断后退，等级的压制，他根本没有太多的胜算，看着手上的战刀刀刃凹陷，虎口裂开，心都在滴血。

王松也是不怎么好过，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嘴角溢血，头发焦黑，若不是身具风系天赋，他早就废了，一个个火球到后来变成了各样的飞鸟，他也是心里骂娘，想着是不是一走了之，但是被自己否决了。

胡家老祖手持红晶，不断的释放法术，他也是消耗极大，面色发白，看着王松手里的法杖也是一阵的眼热，看着三人打的胶着，两个老祖也是着急。

境界上的差距也是逐渐的展现出来，拖得时间越久，他们两个越是不占上风，王松则是越战越猛，趁着李老凡气息变弱，直接一击猛砸带着强烈的灵气包裹打在李凡的胳膊上，李凡直接吐血坠落。

“风之刃！”刚一拉开距离，王松举起手中的法杖就开始蓄力默念咒语，一道风刃向着胡逸横打去

“火墙盾！”看着飞来的风刃，胡逸横连忙竖起一道火墙抵挡

“火莲之刃”一道红色火刃从火晶中向着风刃攻去，不断的抵消风刃

趁着这空挡，李凡直接向青钢鹰掠去，“星雨之刃！”一记属性刀芒从手中激射而出，王松猛地回头，直接法力全开向青钢鹰冲去，试图抵挡。

看着远处飞来的强大刀刃，慕家子弟哭泣的声音都渐渐变得孱弱，剩下的只是一脸呆的模样，恐惧的看着死亡向自己靠近。

青钢鹰一个起身率先飞了起来，直接逃窜，在致命的攻击下，畜生的唯一想法就是逃跑，这是本能，青钢鹰的突然起飞，晃的一部分慕家弟子还没有回过神就跌落了下去，刀刃在他们原来的地方轰然炸响，跌落的人早已经连渣都没了。

剩下的人还在青钢鹰身上不断的挣扎着，受惊的青钢鹰已经完全的失去了原有的镇静，慕家弟子不断的跌落，直到不剩下一个人，青钢鹰也是逐渐的消失在魔兽森林的深处。

追随的王松到达一定区域后也是不得不放弃，哪些地方对他来说就是绝对的禁区，更何况是在天空中飞行，消失的青钢鹰也不过是其他巨兽的点心。

看着手中的两个他唯一救起的慕家子弟，一个慕风穹，一个慕茜，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奈，眼中爬满了血丝。

“截杀我，挑衅尚英阁就要付出代价！”王松转身，迅速向尚英阁赶去，他要上报遭遇，带领阁中高手，灭了李家和胡家。

“人呢？”李凡看着胡逸横眉头紧锁

“你问我我问谁？他么了个巴子的，他不死，就是我们死，惹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还没能斩草除根，回去等死吧！”胡逸横转身便往回走，再不快点回去做准备，就真的把整个家族交代了。

李凡看着面色苍白的胡逸横，心里在嘀咕着要不要把他给做了，想着想着就放弃了，因为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意义，身受重伤事小，家族事大。

**十、死里逃生**

此时的慕青还小脸煞白的抓着惊慌乱飞的青钢鹰，也是摇摇欲坠

“吼！！！”远处的小山包上突然站起来一道庞然大物，对着远处飞来的青钢鹰一声巨吼，青钢鹰直接嗝屁，斜着滑落向地面。

“碰！”的一声，青钢鹰直接摔成肉饼，而慕青却是在滑落的过程中不断的挂住树枝，侥幸的昏死在一颗大树的树干上，衣衫褴褛，到处都在滴血，身体多处骨折，但是却并没有死去，气息还在不断的变强，火焰一般颜色的血液，每一滴都像是在燃烧，狼牙图文在额头若隐若现，身上的伤口在缓缓的自动愈合，但是身体所发出的气息却是让魔兽都反感，也没有什么魔兽闻着血迹过来，就这样挂在树枝上三四日，这里又陷入了过往的平静。

“嗯...啊！！！”

刚一睁眼的慕青直接就是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嚎叫，身体断骨的剧痛让这个少年在一瞬间刺痛的只剩下一声大叫便开始了窒息。

刚一蜷缩身体，挂不住树枝的布条直接断裂，又是一声惨叫便再次回到了森林的静谧和偶尔远处传来的几声魔兽打斗。

良久...朦胧的双眼眩晕的视线在渐渐的聚焦，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旷的绿，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犹如巨柱一般的主干层叠在视界中。

一声声妖兽的打斗和嘶吼声不断的冲击这耳畔，死狗一般的慕青蜷缩在地面，惊恐的瑟瑟发抖。

短暂的恢复让慕青的精神和体力逐渐趋于平稳，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站起僵硬的身体，刚活动活动筋骨便见到一条花斑蟒向自己爬了过来，黑斑蟒无毒但却力大无穷，戏谑的三角眼中全是不屑的神情，在它眼里，弱小的慕青就是今天上天赏赐的开胃菜，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快速的捕捉。

呆傻的慕青瞬间认出了花斑蟒，虽然武力不高，但是见识还是有的，在慕家没有高的武技和功法，但是奇闻杂书还是不少的，没什么事情的时候，慕青也会去翻翻，奇花异兽多少也是了解一些。

回过神的慕青眼看着花斑蟒逐渐的靠近，撒腿就跑，朝着没有妖兽嘶吼声音的地方玩命狂奔，就凭他凡武境四重的境界，打打野兽还能抗衡一下，向这样的魔兽根本就只有逃跑的命。

看着猎物疯狂的逃窜，花斑蟒也是渐渐的加速，在魔兽森林的中间区域，魔兽也有了领地的意识，人性的智慧。

左突右冲的慕青，面色苍白，终于坚持不住倒在地上，慌乱的用尽力气向前爬，身后花斑蟒的“滋滋”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猛一回头，一颗门板大的舌头出现在头顶，伸缩的红黑色蛇信带着粘稠的液体低落在慕青的脸上，花斑蟒猛一张开大口，两颗獠牙狰狞外露，朝着慕青就吞了过去。

“啊！！！！！”

失声尖叫的慕青直接吓昏过去，再次睁眼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团篝火，还有一个一身黑色装扮，脸上带着面罩的人，只露出两只眼睛，整个人笼罩在黑夜的森林中，篝火上串着一条兽肉，朦胧的也看不清楚。

**12.0、自述**

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到无望，或许是对前途无望，对未来的无望，虽然已经27岁了，在很多人眼里这还是一个有更多选择的年纪，但是我自己却已经感觉到了更多的压力和生活的负担。

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在时间悄悄流逝的过程中回忆...从上高中开始，一直到毕业后的这四年，唯一坚持着做完的事情或许就是看遍了所有的火热网络小说。

今年的十一是我记不清第几次的失业，我曾意气风发，感觉世界这么大，我哪里都去得，哪里都有一番可做，直到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是一个有能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好的人。

气温骤降，感冒、胃痛浑身难受，舍不得身上的一点点钱去医院看一看，也烦透了回忆里的酒气让脆弱不堪的胃雪上加霜，友情有时候在酒桌前让人反感又无奈。

十一的一周假期六天都在外面喝酒，推不掉的那个自己珍惜的友情，留下了一天的时间陪了陪这么多年疲惫的爸爸，看着桌前的爸爸眼眶里的泪，时时在打转，失败的自己甚至不敢告诉爸妈我又失业了，想当初在他们身上要了好几万去学IT，到头来四处碰壁，是社会的淘汰让我不再跟得上，我对着微信前的她说：“我真的废，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我爸问我:“从你离开国企到今天你后悔了吗？”数不清这是他两年来的第几次询问了，但是我知道，我有一点后悔了，居无定所，到了该承担的年纪，我却仍然一无所有。

我告诉他们，我想出去看看，去日本，去新加坡，当不断的强迫自己去学习日语的时候，身体却在排斥，习惯了舒适的日子，整个大脑都在放空自我。

我想我或许会回去，回到那个县城中，那个舒适的美丽城市，但却是有梦有理想人坟墓的城市，用现在流行的话或许就是没有灵魂的安逸吧！

在她面前我提不起一句想要结婚有个家的想法，看着我妈总是左右张罗的样子，每一个笑容都是深深的刺痛。

想要写一本有自己喜欢的小说，从今天写到了明天，不过是寥寥的几个字，不知道它在有生之年能不能写完，不知道它会不会和同伴一样石沉大海，但是就作为自己送自己的一份礼物吧，毕竟还算是唯一一个说得出口的喜欢。

**十一、多艳之春，圣洁出荷**

“你醒了？”淡淡的女子声音传了出来让慕青一惊。

“这是哪里？是地府吗？你是人是鬼？”

“你才是鬼，你全家都是鬼！”女子直接一个甩手折断了篝火上的兽肉甩向慕青。

“哎呦~”砸在身体上的一条兽肉让得慕青又是一阵头晕目眩的，闻着肉香，肚子也是果断的“咕咕”抗议，毫不犹豫的拿起来直接咀嚼。

“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不怕我下药，怎么样，花斑蟒的味道不错吧？”女子斯文的小口咬着兽肉，大眼睛盯着粗鲁的慕青。

“这是花斑蟒？恩~真香！”慕青的惊讶一闪而过，吃货的脑子里在这个时候唯有填饱肚子才有心思去思考。

“我挺好奇，以你的境界你是怎么活着出现在魔兽森林中部区域的？这个区域可是连地阶进来了都要小心翼翼的活着”

“前辈，我本来是...”慕青一边吃一边将自己的经历含糊的描述着。

“你命可真大！天亮后我送你出去，还有这套衣服，你去换了”女子捎了捎火堆，一个起身直接落在高大的树干上开始了小憩。

“换衣服？”这时慕青才发现自己身上一股的尿骚味，窘迫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怯生生的低着头回了一句：“多谢前辈”。

吃饱了，抹了抹嘴边的油，整个身体都酥酥麻麻的，不断的吸收兽肉带来的能量，四仰八叉的躺在枯草上，仰头看着树梢间的洒下的月光，开始回忆起了自己这几天的惊险经历还有他的少爷--慕风穹。

日上三竿

“喂，起来了”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若有来生当做牛做马的报答前辈”精神气恢复的慕青一个起身向着女子躬身致谢。

“咦？”你居然突破了！

“凡武境五重天？没想到我竟然就在睡梦中不知不觉的就突破了！”慕青心里一阵窃喜。

女子心想，难不成他是个惊才艳艳之人？随便救个人都能成天才？

“你过来我看看你的身体天赋！”

慕青走上前，女子将手搭到幕青的肩膀，一道柔和的真气缓缓的顺着慕青的经脉循环了一个大周天。

“废血？”女子愣愣的看着慕青。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

“没事没事，我很早就知道了”慕青倔强的握住了双手，双眼极目怒等着。

“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叫什么名字”女子好奇的问道，并且对慕青产生了好奇，想要带他入宗门。

“前辈，我是洛阳城慕家的家族子弟叫慕青，我们在前往尚英阁的路上遭到截杀，我也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幸得前辈搭救才捡回一条命。”

“尚英阁我不是很了解，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帝国势力吧？有没有兴趣去更好的宗门学习更强大的法术？成为威震一方的强者？”女子希意的看着慕青，渴望他的答案。

“成为强者？就我？你刚才不是已经看过了吗？我是白色费血！”慕青忍不住发泄着自己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为什么别的人从小都有自己的父母陪伴左右，而自己的父母却将自己抛弃，老天不公，连一丝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居然还是个白色费血，真的是万中无一中的万中无一。

“我在宗门的历史录记载上见过一个传奇人物，他和你一样也是白色废血，但是他却成为了整个天武大陆的最强者，万年前就破碎虚空而去了。”女子看着慕青缓缓的说道。

听了女子的话，慕青的眼中逐渐充满光彩，双手直接将女子抱住，不断用力的摇晃着女子：“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快点给我讲讲这个人，还有，他是怎么成为强者的，如何克服血脉的诅咒的？还有他的事迹，你都给我讲讲！”

“突如其来的拥抱让她这个未经人事的女孩双脸羞红，慕青的话她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啊！流氓！！！”反应过来的女孩一把推开慕青，直接就是一脚。

做着抛物线的慕青一脸的懵逼，这个愣头青直到落地都没有想明白。

“我杀了你！”女子手中瞬间出现一柄镶嵌有水蓝色晶石的短剑，忍着羞涩向慕青追刺。

慕青反应也是不慢，小腹的疼痛让慕青也是神经紧绷，看着气势汹汹的女子，直接开跑，本能的求生根部来不及细想刚才还温柔的女子为何这般火大。

**十二、天道无情，一玉问苍天！**

不知跑了多久，累的瘫坐在一颗大树的地下，整个身子都靠着树干喘息，双腿此时已经不受自己的指挥，灌满了铅一样的沉重并时刻伴随着间歇的肌肉抽搐。

休息了好一会儿，但却出奇的安静，慕青开始了紧张，在魔兽森林随时都是伴随着打斗，弱肉强食，没有一片区域会长久的平静，这就是魔兽森林，也是天武大陆的规则，更何况这里是魔兽森林的中部区段，妖兽是最多的。

树叶一阵阵的在风的吹动下相互碰撞，发出沙沙的声音，没有一丝妖兽的气息和声音，但却让慕青更加的冷汗直流，后背的衣服也是再次湿透。

一只妖兽此刻趴伏在树干上，隐藏在茂盛的树叶后面，一双大眼睛冒着灰光，一对獠牙时刻为它的口水做着引流，一条黑色线条从鼻子头一致延伸到尾巴尖，浑身淡紫色的毛发，四足却又是白色，盯着远处大树下的慕青不断的伸出长满倒刺的舌头撸着嘴巴上的胡须，尾巴不断的摩擦着身下的树杈。

长时间的奔波让慕青的身体非常疲惫，一阵阵的困意让双眼不断打架，强忍着不安的恐慌靠着意志力在坚持着，一只手不断的用力掐着身体的某处还未彻底结痂的伤口，让疼痛刺激着自己的神经。

树干上的妖兽，豆大的眼睛不断的转动着，听着周围的动静，在确认了慕青只是一个人之后，双眼中的光芒逐渐的放亮，一丝略有人性化的笑容出现在长着胡须的脸上。

身心的疲惫终于让紧紧是凡武境界五重的慕青陷入了昏睡，精神出现在一片血色的世界当中，妖兽直接闪身出现在慕青不远的地方，还在警戒这四周，防止被偷袭，因为一个五重凡武境的人出现在这里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这是哪里？我是死掉了吗？”慕青的精神在不断的游离，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中，天空是血色的，地面是金色的。

“是你吗？”一声孱弱的声音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一道身影出现在慕青的视线中，雪白的头发，一身紫袍印着金色的边角和流线，充满了尊贵和威严。

“你是谁，这又是哪里？”老者望着一脸呆萌和稚嫩感的慕青，眉头渐渐皱在一起，慕青消瘦的身板，低微的境界，面对强者的怯懦感都让老者有些失望，心想着帝陀玉怎么会选择了他？

“吾乃荒界天主，你可以叫我凌伯，此处为帝陀玉的世界，吾死后魂魄被吸入这里亦不知多少年了。”

“荒界？帝陀玉？”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啊？

“小家伙你先不要着急，帝陀玉既然选择了你，那么你必然是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其实即使吾曾是天主级的大能亦不知帝陀玉的来历，就算是吾主天帝也是不知道，老夫曾跟随天帝征战八荒，被天帝奖赏了此物，没想到最后却救了老夫一命，当年一场浩劫降临，所有人悉数成为一堆枯骨，吾侥幸保留下自己的一丝灵魂存于这帝陀玉之中，但亦再也无法出去。

至于荒界，乃是鸿蒙宇宙中的一个分支子界罢了，像荒界一样大的世界不知凡几。”凌伯边说边回忆，老泪恒流，浑身散发着柔和的沧桑感。

“凌伯，这帝陀玉对我来说有何好处用处？”慕青一脑子的问题直接抓住主要的来进行询问。

“老夫亦不知这玉的具体作用，但老夫在这无尽的岁月中经过不断的琢磨和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它的逆天之能，首先就是它的时间之力，这里的时间流速很快，吾估算他的流速相当于外界的五倍，玉界一天，外界五天，至于其他的老夫也不知，需要你自己去探索。”

“那我岂不是也出不去了？这也是废物一个啊！”

“不！你不是死亡的灵魂体，这只是你的精神体.....”

慕青知道自己是精神体应该可以出去之后，刚松气，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随之帝陀玉中也没有了慕青的身影

“哎，虽不知帝陀玉为何会选择一个如此弱小的修士，或许老夫不会再孤独的独自一人了，天帝吾主，今时今日不知您在何处，若有一丝的机会吾都会为您报仇为兄弟们手刃敌人！”

“天道无情，一玉问苍天！或许天道的秘密真的要出现了”凌伯的身影逐渐变成泡沫一般消失。

微睁开眼睛，慕青的脑袋犹如被钢针扎刺一般的疼痛

“啊！！！！！！！！！！！”疼的慕青一声大叫，双手直接抱住头在地面上翻滚，豆大的汗珠不停的顺着毛孔外流，眼中的额血丝犹如厉鬼的臂膀，攀岩在眼球中。

不知滚了多久，原本的地方像是被犁过了一遍，折腾了这一下，喘着粗气像一只落水后的死狗一般佝偻这身体蜷缩在地上。

“嗷...！”

一阵妖兽的叫声将锤死般的慕青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只萌萌的小猫咪，独特的黑色线条，纯白色的四肢让人心生喜爱，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可爱的猫咪是一只让上古大能闻之色便的吞天狸。

此时的吞天狸趴在慕青不远处色色发抖，还带着一丝渴望和恐惧，冲着慕青低声的叫着。

看着近处可爱的猫咪，慕青心生怜爱，用尽力气向它伸出自己的手，看到慕青伸向自己的手，吞天狸向它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去，看着血和泥沾满的手掌，吞天狸伸出舌头不断的舔着慕青的手，慕青看着这个可爱的小猫咪如此的乖巧，摸着它的头不断的顺抚着它的毛发，吞天狸欢快的叫着，跑到慕青的怀中趴着睡着了。

逐渐恢复的体力让慕青的身体从地上爬了起来，倚靠在一颗参天大树下，看着怀中臂弯里的小猫咪，嘴角渐弯，一声惨笑，这几天自己的经历就像是做了一场梦，那么多的迷雾又充斥着真是和刺激的感觉。

**十三、各势力集结**

“快过来，这里有人!”一阵嘈杂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三三两两的人不断的向慕青这里聚集，这些人都穿着不一样的衣服，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势力，一阁两宗三族的势力也都是在这方圆的万里之内，各据一方。

赶来的人逐渐分明，都各自站在自己一方的队伍中，将慕青围成一个圆形指指点点。

“喂！小子，你是谁怎么会独自一人出现在魔兽森林的中部区域，我看你身上的衣服并不是任何一家势力的，实力也不过是凡武境五重罢了”人群中的一个少年对着慕青率先问话，话语中毫无尊重，仿若一名君王一般俯视着 自己蝼蚁一样的臣民。

“我们这些人修为最低的也是黄阶的实力才敢到这中部区域，还不敢深入的过多，并且即使是玄阶的实力也不敢独自一人在此闯荡”

“可是有长辈带你来此？”

众人七嘴八舌，眼睛时刻盯着慕青，恨不得将他扒光。一些女弟子则是眼睛冒光，一刻也离不开慕青怀中的吞天狸，它对女性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小家伙，你的宠物真不错，可惜了，一个大男人竟然养着一只猫，不是纨绔就是变态！”一个张得五大三粗的大汉轻蔑的看着慕青，毫不留情的贬低他。

“我好喜欢这只小猫咪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啊！！！！！”一众的女弟子都是爱心泛滥，有的直接大叫。

“小子来，这一块灵石买你怀中的小猫足够了，既然我师妹喜欢，便便宜你了，这一块灵石足够你再买十只了，哼哼~”一名带队师兄样子的修士见慕青迟迟未说话，也猜出慕青并不是一个有大背景的人，便大着胆子开始侮辱起慕青，其他的很多人也是大声的嗤笑。

看着四周这些人，慕青心中也是自嘲的一笑，强者为尊的世界，弱小的自己在这些人面前连个屁都不是，随便一巴掌自己就会被灭了。

远处几道强大的气息向着此处飞来，定在众人的上空，看着人群中间的慕青，都是眉头一皱。

“参见长老！”众弟子对着上空的人都是行弟子礼。

几个中年人当空落下，一旁的各家弟子依次站好，脸上也不再有刚才嚣张。

“这是何人?”李家的一位中年问身边的弟子。

“长老，弟子不知，我们也是刚遇到这个小子独自一人出现在这里，问其话，皆未回答，几位长老便来了”一名李家的弟子拱手回道。

“小家伙儿，我乃李家长老-李司，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为何独自一人出现在这里？刚才这边出现一阵血红之光，你可有注意到？”李家的长老李司问道。

慕青见这个中年人地位颇高，但身上却没有什么力气，颤颤巍巍的靠着树干向着李司行礼：“长老好，我叫慕青，未曾发现长老说的红光，落阳城慕家族人，本是跟着王松长老前去尚英阁参加新弟子的入门测试，但...”慕青将自己的经历一一说出，但也隐瞒了自己听着都不会相信的桥段。

“既然是尚英阁的家事，那么还是请琪长老来定夺吧。”李司眉头深皱，那红光直冲天际，照耀方圆数里，但凡眼睛没问题的人都应该发现，他却说不知，定有古怪。

“来人，将他带走，回阁之后查明真相再行定夺。”琪媚儿也深知事有蹊跷，这么多人也没有继续询问下去的必要。

“是！”尚英阁中走出两名弟子将慕青夹住回到尚英阁的队伍中，尚英阁的弟子都是用好奇的目光在慕青的身上扫视，吞天狸则是直接钻进了慕青的衣服中不再出来。

琪媚儿走过去，伸出雪白的玉手按压在慕青的脖颈处，一丝元力在慕青的经脉中游走，所有的弟子都将头低下，不敢亵渎心中的女神，看着近在咫尺的琪媚儿，慕青被深深的吸引，他自己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美的不可方物，心醉的都停了好几个节拍，琪媚儿看着这个大胆的小子一阵的来气，一个周天后，琪媚儿收回手指和元力把一瓶丹药拿了出来：“把这瓶丹药给他服下，他只是身体太虚弱了”，转身离开时却心中嘀咕，一个白血的废人，为何会被带往阁中，不由开始好奇起来。

“所有人照旧行事，动作要快！”王家的长老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也走”尚英阁的弟子带着慕青迅速离开。

**十四、天资宇文新**

“咱哥俩真的是倒霉透了，摊上这么个差事，这次的孤阳王遗迹看来是没有我俩什么事了”，一个参着慕青的弟子丧气的说道。

“算了算了兄弟，就我们俩这黄阶一重二重的修为，即便去了又能如何，也得不到什么像样的宝贝，炮灰一般，在我看来，今天如此的接近琪长老，我已心满意足了。”另一个人一脸憧憬的回味着，脸上还遗留这迷恋的表情。

“二位师兄，孤阳王遗迹是什么？”慕青大着胆子问，自己的实力实在是太差了些，他曾在异闻书上曾看过相关的记载，一些强大的修士死后，为了不让自己一身的本事失传，都会留下自己的洞府和财宝留给自己的传人，刚才一听孤阳王遗迹，他瞬间便活跃起来。

“就你还想着孤阳王遗迹？你这实力进去，碰到就死，擦到就废，你还是老实的呆着吧，安全回到尚英阁才是正题。”

“不知两位师兄贵姓，小弟以后好感谢两位师兄”

“我姓刘叫刘季，他姓孙叫孙田”刘季率先介绍了起来。

“我来和你说说这孤阳王遗迹吧，反正我们哥俩这次算是什么也不会得到了，白走一遭，你可得请我哥俩喝酒！”孙田想通了事情，心中也是豁达起来，便不再放在心上。

“话说这孤阳王乃是几百年前的一大隐世世家的天才弟子，30岁达到天阶，同龄之中堪称无敌独步天下，天资卓绝，族中记载曾去闯荡我们东域的禁地，但是却失败了，从此消失，不久后家族中的魂玉碎裂，宇文家为此重新出世，满世界的寻找宇文新，但却毫无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前不久，魔兽森林中部区域塌陷，被人发现，这个消息不知被谁传出后被确认，东域的所有宗门高层震动，迅速赶来但是却被洞府的禁制阻挡，经过尝试发现只有地阶以下的人才能进入，我们之所以没有直接前往是高层的指令，让所有人自己寻找，得以锻炼，看机缘。”

“原来如此”慕青点头，心里嘀咕着：我也可以进去喽，他可不在意得到多少，对他来说得到多少都是好的，因为境界低实力差，也没有修炼的资源，别人看不上的对他而言却是好东西，也可以涨涨见识。

“两位师兄，吃了琪张老给的丹药后恢复了不少，暂时可以不用搀扶了，感谢两位师兄”两人放下慕青后，慕青向两位师兄拱手道谢。

“师弟真的无碍了？”两人相视一眼，心里都在想虽然是吃了丹药，但这恢复力相对来时是不是太快了些？

“两位师兄放心，慕青不会逞强勉强自己”

“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机会闯一闯这遗迹！”孙田与刘季心中不在意，蛋糕放在眼前谁都会有点想法。

三人在一边休息了半日，两人守着慕青没有立即离开。

“两位师弟，我们已经发现遗迹入口，在此处的西南方向15里处，所有势力人员都在向入口处集结，两位师弟抓紧时间。”

“是，师兄”孙田和刘季起身拱手。

尚英阁的一名玄阶弟子急匆匆的对着两人说完便向其他方向而去，看都没看慕青一眼。

“师弟，我们抓紧时间走吧”刘季看向慕青，确认慕青身体状态不错之后，便转身小跑起来。

黄阶的身体素质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普通人，身体已经开始接受灵气的洗礼和滋养，三人向着目的地进发，但是却忽略了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虽然这段时间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除了前路被人趟过了一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慕青怀中的那只可爱的小猫咪，修士对妖兽的血脉威压感受不高，但是同类就不同了，是散发在灵魂和骨子中的敏感。

一只浑身毛发浓密成黑色的赤眼豹早就远远的看到了三个人，一直在远处不断的跟随着寻找最佳的位置进行攻击，赤眼豹相当于人类的黄阶级五重境界，加上妖兽本身的速度和防御力，黄阶高级也可一战。

慕青边走边四处探望，他感觉到似乎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时刻在自己的身上盘旋，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

“两位师兄，慢点儿”

“怎么慕青？身体吃不消跟不上了吗？”刘季和孙田听到他的声音，都是眉头微皱，回头看着他

“那倒是没有，就是我感觉到有人在跟踪并且监视着我们”，慕青话音刚落，孙田直接开始怼慕青：“我说你累了就累了，还你感觉到有人监视，你一个凡武五重的人都能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凡武境说的好听是修士，说不好听的只是一个有把子力气的武夫罢了”刘季说完便不想再理会慕青。

“慕青，孙田说话直了些，但是确实，若是有人监视我们，我早就该发现了，我们的灵觉比你高的多，如果累了，我们就停下休息休息”刘季和气的看着慕青，但是心里还是站在孙田的一边。

“这...走吧”慕青的心里也是在纳闷儿，孙刘二人的话不假，但是他确实感觉到了危险和被监视的感觉，希望是自己错了吧，但是身体的防御却做出了随时反击的准备。

三人继续赶路，赤眼豹瞅准机会对着队伍末尾的慕青直接就是一跃，张开拉着丝的大嘴巴：“吼!”，一爪子向慕青的背部抓去。

“慕青小心！”早在赤眼豹发出吼叫的时候，刘季第一个感觉到了不对，转头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慕青直接一个前扑趴在地上，躲过赤眼豹的攻击，赤眼豹一击不中，转身再次向慕青猛扑，刘季离得远修为也是三人中最高的，反应过来抽出身上的凡品钢刀直接冲向赤眼豹，虽然和慕青只是段时间的接触，没有交托性命的交情，但此刻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孙田在刘季冲上去砍杀赤眼豹的时候吓的撒腿就跑，赤眼豹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对抗的，留下来只是给它加餐罢了。

慕青内心哀嚎，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不管是谁看到我都要干掉我，mmp。

赤眼豹要知道慕青的想法一定会说没办法，谁怪你修为低，不吃你吃谁啊。

刘季一击蛮力砍在赤眼豹的后腿股处，反震的自己向后不断倒退，留下一道白色的印记，赤眼豹吃痛，转身对着刘季嘶吼，刘季此刻看着眼前的赤眼豹终于没了刚才的冲动，恐惧让他刀都拿不稳。

“孙田！快去求援，我们三个打不过这个畜生”刘季也不转头的大喊。

“孙田？孙田？”没有回答，刘季便反复的叫，他以为孙田被吓傻了，现在还没发硬过来。

“师兄别喊了，孙田早跑了”慕青半仰着身体看着刘季说道。

“这个胆小鬼！老子要是能活着定将他打成十八瓣”刘季心里发狠。

赤眼豹也不给他们太多喘息的时间，他们几个人在它眼里都是案板上的肉，随时取用，现在不过是开餐前的嬉戏，增加点乐趣。

豹爪直接对着刘季从上向下拍，刘季顿感压力山大，这一下，就是砸下来也把他压死了，刘季运转全身的灵气，剑刃平端，灵气涌动于双手。

“喝！流水式！”

刀刃带着风流的剑气与豹爪干脆又直接的碰撞在一起，刀体应声碎裂断为十几片，豹爪动作不减拍中刘季的肩膀，刘季直接惨叫倒飞昏死在一边，肩膀垂落，半边脸都是血污，口中鲜血一口接着一口的喷出。

赤眼豹根本顾不上飞出去的刘季，它在刘季的拼死一击之下也是伤了自己的一只爪子，此刻的左前爪心在不断的流血，愤怒的赤眼豹尾巴冲天，毛发根根直立。

爪子的疼痛让它一阵的发疯，蝼蚁的伤害让它愤怒到极点，在原地折腾了很久，压倒了大片草木，泥土也被折腾的一片狼藉。

**十五、意外的提升**

刘季生死未知，眼见着赤眼豹受伤在地面上不断的折腾，慕青再不做点什么那么等赤眼豹反应过来，下一个就是他，就算是现在跑，以赤眼豹的速度，追上他轻而易举。

慕青一个凡夫俗子，只有凡武境五重，能拼的就是这唯一的一副躯体，拼也是死，不拼还是死，咬紧牙关，寻找肉搏的机会，随手捡起崩碎在远处的钢剑握把，还带着部分的刀刃。

赤眼豹折腾一番后，缓步向刘季靠近，他要让这个把自己打伤的蝼蚁一口一口嚼碎，以解心头之恨。

慕青趁着赤眼豹不把他放在心上瞅准机会，从一侧一跃而上一手死命的抱住赤眼豹的脖子，一手手持断刃，用剑把对着豹头猛戳，猛砸。

吞天狸从慕青的衣服中窜出来，尾巴随意摆动着，看着肉搏的两个人，吞天狸灰色的毛发，逐渐变紫，赤眼豹的灵力被彻底的限制住。

赤眼豹疯狂的甩动自己的脑袋，企图将慕青摔下去，手臂逐渐僵硬，越来越使不上力气，和赤眼豹滚打在一起，他自己早就不知道身上的骨头断了多少根了，用仅存的力气，一口咬住赤眼豹的耳朵，直到自己渐渐的昏迷。

慌乱的一阵乱刺乱戳，多次刺进赤眼豹的眼睛中，赤眼豹也早就没了视线，不管妖兽的身体防御有多么的高，眼睛和口鼻都是他们的脆弱的地方，眼球被扎爆，致命的疼痛直接令赤眼豹彻底失去理智大片的草木荡然无存。

再次昏死过去的慕青，身体阵阵散发着微弱的红光，整个身体好像是在呼吸一般，赤眼豹流出得鲜血逐渐的渗透进慕青的身体中，赤眼豹的血像一股股炽热的洪流在经脉中游走，不断的融入慕青的身体，慕青的身体在缓慢的融合一阵后，好像是不满足这点血液的供给，慕青身体的红光不断扩大，直接裹住赤眼豹，隔空将赤眼豹整个身体的血液抽干不断的融入，这股气息的出现，直接让方圆几十里的妖兽都趴在地上颤抖，太可怕了。

“啊！”慕青双目睁开赤红一片，窒息般的疼痛蔓延整个身体每个细胞，赤眼豹是火属性的妖兽，慕青整个身体都像是在熔炉中熔炼，却一点也动不了，灵魂上的剧烈折磨，面无血色，双目赤红，嘴角的血顺着脖子像下流，那是紧咬的牙齿冒出的鲜血，直到忍不住再次昏死过去。

“水...水...”慕青模糊的意识逐渐的恢复。

一丝水润的感觉从嘴唇上传来，慕青用力的张开嘴巴，双唇就像被烘烤过，死皮全部黏连在一起，顾不得那么多，久旱逢甘霖，用力张开嘴巴，本能的索取。

酣畅的大喝一顿后，意识慢慢的归位，漫天的星斗在黑夜中闪闪发光，身体感觉充满了力量，像重生，像破茧成蝶，想要与这天一较高低，身边是一个背对着自己的人，在摆弄着篝火在烧烤一具动物的尸体。

这个场景是那么的熟悉，慕青在脑海中思索着经历过的记忆，终于和一个人对上了号，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子，那个不知何因追杀自己的女子，怎么会是她？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亡我之心不死吗？心头默哀，既然还没有杀自己，索性就先装作没有醒来好了。

慕青的举动女子其实早就感知到了，只是没有说话，她此刻也不想打破这份安静，只有火焰在燃烧后发出阵阵的噼啪声。

阳光明媚的早上，阳光穿过树叶落在身上斑斑点点，，慕青睁开眼，女子在一旁打坐。

“你醒了？”熟悉的声音从耳廓中传入，心脏都跟着抽搐了一下，再装死就没意思了。

“多谢姑娘再次救了在下的性命，在下无以为报，愿做牛做马报答姑娘”这个场景尴尬的慕青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切~感恩都没有诚意，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就许诺，你准备给谁做牛做马啊？我救了你而没有杀掉你，是因为本姑娘不想趁人之危，要光明正大的干掉你”女子手中抚摸着吞天狸，小家伙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那...不知姑娘芳姓大名？”慕青躬身作揖，顿时一股清凉在两跨之间飘过。

“你可记住喽，本姑娘叫夏雨荷，你的救命恩人，做牛做马就算了，浪费材料，你就答应我三件事并且不准反悔，本姑娘现在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了我再告诉你。”

“你真的是臭死了，简直就是个乞丐，在本姑娘面前就是丢本姑娘的脸，你快去洗洗！”夏雨荷声音娇滴滴的捂着鼻子。

慕青为难的四顾找能代替身上布条的东西好遮住身体，终于目光落在火堆旁边，捡起一张兽皮逃也似的跑了。

夏雨荷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大眼睛弯成月牙状，心中感叹缘分的奇妙，上次被慕青跑掉还让她一阵气恼，没想到还会再次相遇，这个第一个抱过自己的陌生男人就是那么莫名的在自己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不帅，也没有型，但就是让自己记忆尤深。

慕青再次出现在夏雨荷面前时，夏雨荷眼前一亮，慕青长发随意的束在脑后，叶眉，单眼皮，细长的眼睛精光闪闪，稚嫩的面孔带着一丝英气，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呈现出婴儿般的细腻和光泽，但是身体还是比较单薄，身体的肌肉有点轮廓线，却没有质感。

“看来我的技术还不错，提前给你裁好的兽皮，还比较合身”夏雨荷自顾的说着，慕青的心中却不知所以，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上一次还要自己的命，这一次却又对自己这么好，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那，先吃点东西，这可是我亲自烤的”

“你救我的时候可有见到我师兄？”慕青接过夏雨荷递过来的烤肉腿问道。

“你师兄？他死了，肺脏都裂开了”夏雨荷好像在描述着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师兄死了？”慕青放在嘴边的肉再也没有了一丝的香气和吃的欲望，颤抖着双手，直接跪在地上失声痛哭，头深深的埋在地上，吞天狸跳到慕青的肩膀上不断的舔着他的脸。

“大小姐以前可有对族中的人这么好过？”

“看我作甚，这个祖宗就她爹能让她这样温柔，看情况不妙啊”老者搓着下巴的几根胡须。

“话说这个 小子的修为增长的有点快啊，上次还是五重，几天不见已经八重了，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天赋特别之处，难道是...”

一个老叟和一个老头在暗中探讨着。

**十六、探寻孤阳王遗迹**

“你也是来探寻遗迹的吗？”夏雨荷好奇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望着慕青。

“我不是，但是我听我两个师兄曾经说过附近有宇文新的遗迹，我很想去，奈何实力太差师兄为了救我也死了”慕青带着悲伤和哭腔说道。

“你跟着我去吧，我保护你！我们一起去探索”夏雨荷看着眼前的慕青开始同情他。

“好，我去！我要变的强大，受万人敬仰的强者，不再让身边的人为我而死！”慕青说的斩钉截铁。

两个人结伴而行，这次慕青也多了个心眼，不断的端详着身边的环境，走的小心翼翼。

“呆子！”夏雨荷樱口微启喊了一句。

两人走了几里路后，看到了一具不全的尸体，慕青上前打量了一下，直接背过身开始呕吐，呕的都快背过气了。

“真是没出息，一个大男人还没我淡定”夏雨荷黑纱下煞白的面色还不忘了揶揄慕青一下。

夏雨荷强忍着难受将灵气输入慕青的身体，缓解慕青的不适。

“我没认错的话，这个是我师兄李田”慕青吐的脸色发青的说道。

“我们走吧”

“走！”

在夏雨荷的一路陪伴下，两人顺利到达孤阳王遗迹，此时的遗迹口早已经被各大势力占据，外围也是被层层把守防止其他杂乱势力的参加。

“停下！王家在此办事，闲杂人等速速离去”两个守着外围的王家弟子严声喝停。

“王家？那你们可认得此牌？”夏雨荷从腰间掏出一块令牌。

“参见长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长老赎罪”两人慌忙跪在地上，此牌为王家长老信物，代表在王家的尊贵地位，夏雨荷看也不看二人直接往里走。

慕青看着这个神秘的夏雨荷，修为高，独自一人在魔兽森林闯荡，随手拿出王家长老的令牌，虽然他很好奇，但是却没有多嘴。

“我王家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位年轻的长老了？还带着一个披着兽皮的野人？”在慕青二人走后，两个王家的弟子起身看着消失在眼前的身影议论道。

慕青也不知道究竟是深入到了魔兽森林的什么位置，只是越往里走遇到的人越多，有夏雨荷在，都被一一化解。

此时站在遗迹的外围身边站着的是王家此次的负责人，地阶强者王昌顺，但是王昌顺对夏雨荷确实出奇的恭敬，一点也没有长老的架子。

当慕青出现在核心区域时，琪媚儿就一眼看到了他，但是却不知道为何他又出现在王家的阵营中。

“我要去尚英阁那边了，毕竟我是尚英阁还没入门的弟子，站在这里不好”慕青在夏雨荷耳边嘀咕了一声。

夏雨荷看着远处注视这边的琪媚儿顿时心生不爽：“你还不是他们尚英阁的弟子，你跟我来的，就在这呆着，不行就加入王家也不是不可以。”

“没问题，小兄弟只要你愿意，你现在就是我王家的弟子，我亲自举荐你。”王昌顺霸气侧漏的说道。

“这...让我考虑考虑”慕青左右为难，索性就站在原地那也不去了。

看慕青迟迟未到自己身边的队伍中，琪媚儿对这个神秘的小子也是好奇，不由问道：“王长老，王家什么时候还有了截胡的毛病？”

“哦？截胡？此话怎讲？我王家做事光明磊落，可荣不得王长老在此污蔑！”王昌顺平静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凌厉。

“那请问王长老，为何我尚英阁的弟子却出现在王家的队伍中？”琪媚儿丝毫不让。

“你说的是这位小兄弟吧，他既然站在我王家的队伍中，那么必然是想加入我王家，至于截胡一说，他还是不是你尚英阁的弟子，也未参加尚英阁的入门弟子测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王昌顺看着慕青挑衅琪媚儿。

“你...”琪媚儿一身地阶修为气势全开，气的无话可说，想要直接以武力解决。

“怎么还想抢人不成？”王昌顺 丝毫不让，地阶气势也是全开，别人不知道夏雨荷的能力，他可是明白的很，那可是连族长都客客气气的存在，他若是能把握住机会，对自己的好处还用想？

其他几个势力的长老也是面面相觑，为了一个凡武境的小辈在这吵着要大打出手，所有人都将目光转移到披着兽皮的小子身上，都是大加好奇。

“八重了，这么快！”

“什么八重了？”

“就是凡武境八重的修为而已，有什么奇怪的。”

“你可知道我前些天看到他的时候可是只有凡武境五重”

“什么？这么妖孽？”

“难怪，难怪”几个长老相互传音，吃惊不小。

“慕青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我尚英阁的人？难道想要叛宗不成？”琪媚儿火气很大，直接质问。

“我当然是尚英阁弟子，我慕青虽修为低，但男子汉行的端做的正”慕青说话也是铿锵有力。

“那你就站到尚英阁的队伍中，不要辱没了尚英阁的名声”琪媚儿听了慕青的话态度也不再是那么强硬。

夏雨荷拉住慕青的衣角：“你答应过我，由我保护你的，怎么？说话不算数？”

慕青看着夏雨荷黑闪的大眼睛坚定的道：“我答应过的不能忘记，但是我慕青是个男人，要变得强大，要保护别人而不是被保护。”

“如果小兄弟愿意，我赵家欢迎小兄弟”

“我李家也欣赏这位小朋友”

“我们落法宗也一样，并且直接给予内门弟子待遇”

“我云轻宗以最高弟子待遇培养”几大势力的人看着这个架势也是直接张嘴抢人，各个势力的弟子都是内心极为不平静，羡慕的要死。

夏雨荷在慕青的眼中看到了一个强者的背影，一颗强大的内心还有强大的担当。

“我记得我答应过你的三个要求，我不会忘记”慕青走前认真的对着夏雨荷说道。

这些天的经历也让他认清了自己，弱小的可怜人他不想再做下去了，他需要有自己的决断和强大的实力，曾经的自己没有选择，寄人篱下，如今的他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说各位长老能不能别再争执下去了，是不是先探寻遗迹为主？”

眼看着慕青回到了尚英阁的队伍中，其他人也不再起哄，天才他们曾经也是，妖孽自己的宗门也不是没有，无所谓。

“各位该出力的一起吧，玄阶及玄阶以下的弟子做好进入准备”一名落法宗的老叟拄着龙头拐杖道。

几大势力长老一起发力，运转法力对着遗迹的传送口进行能量的灌入，“各位如果还是保留着自己的实力，我看今天我们谁家也别想进去了”，其中一人感受着一个个出工不出力的顿时气愤。

几人对视一眼后便不再保留，全力灌输法力，让传送门激活并运行起来，终于在每个人都感觉力竭的时候，传送门有了反应，星云图案不断闪烁，轰隆声不断直至没有一点点的声响。

“进！”其中一人大喝，所有人调息调整。

**十七、君子匕**

慕青随着大部队的人流一脚迈进了传送云门中，临走前琪媚儿吩咐尚英阁的弟子在里面要多照顾下慕青，他实力低，让他也不要逞强。

眩晕的感觉让慕青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再次出现时呈现在眼前的是荒凉的山洞，一起随行的人都失去了踪影，天阶大能手段真的是恐怖，单单将所有人都给分开这一手就让慕青深深震撼。

晃了晃神儿，胸口的小喵也被分开了，就剩下孤零零的自己还有黑乎乎的洞穴。

慕青摸了摸石壁，顺着通道找了一个方向，顺着走了下去，空空的甬道，到处都是潮乎乎的，甬道的石壁像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人工凿过的痕迹。

远处渐渐有微弱的光线刺激着慕青的眼球，慕青加快了前行的步子，向着发光的地方疾跑。

一片璀璨的星光密布在头顶的上空，不断的闪烁着各色的光，光线下是被完全堵住的石壁，还有两扇门，一扇印着一只火烈鸟，一扇印着一个手持长剑的中年人，中年人手持重刀斜指，身披战袍披风，脚踩祥云靴好不霸气。

石壁前还站着几个人打量着眼前，看到慕青的出现，紧握的武器又松弛了下去，凡武境八重的修为对他们毫无威胁可言。

“你过来！”李端冲着慕青摆了摆手。

“这不是各大势力争抢的炙手可热的人物吗？”

“这个野人小子真是好命，我什么时候能有这这样的运气。”

“我叫你过来，你是聋子吗?”李家的太子爷李端看着慕青。

慕青暗暗握住拳头，向着前面的几个人走去

“握拳，想打人？来来来，小爷先陪你走几招儿，超过三招儿算我输”李家李诚意是李端的忠实小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表现下自己。

这里没有尚英阁的弟子，其他人也都是做壁上观，大家都想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刷子，值得各大势力争相拉拢。

李诚意站在人前上下打量着穿着兽皮的慕青，嫉妒的眼睛都在喷火，他是打心眼里的看不上这个像个野人的好命小子。

“看我李家绝学--蹦石拳！”李诚意根本没有运转身上的灵力，全靠肉体的力量实打实的施展武技，他认为他 黄阶的修为单凭肉身就可以碾压慕青，灵力淬炼过的肉身根本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比拟的。

慕青看着冲过来的李诚意，一股子的狠劲儿上头，躲也不躲，傻愣愣的站着，拳头攥的更紧，在慕家修炼的几年间，虽没有修炼过什么像样的武技，但是打架的把式他练的也不赖，武技是一族一宗的根本，他原来想学也学不到。

上身下沉，马步躬蹲，用力一登脚整个人像一匹烈马冲出，右手蓄力全力出拳，两拳相撞，肉墩墩的声音还夹杂着一声骨折的惨叫：“啊！”。

在所有人惊掉下巴的眼神中，是李诚意捧着血肉模糊的拳头和呲出骨头茬子的小臂跪在地上哀嚎打滚儿。

慕青倒退了五六步，拳头上一片青红，面对着这样的场面，慕青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变的这么厉害。

“诚意”李端连忙上前查看他的伤势，看着叫声越来越小的诚意，李端也是火冒三丈。

“一起上，给我打，能越级是吗？我看你能打几个？”李端打头第一个就冲了上去，倒不是李诚意在他心里很重要，而是当着其他势力的面，自己人被打成这幅得性，他堂堂李家太子面子实在过不去，就算他是李家的三太子也是太子，尊严不容践踏。

李家不管是有没有修炼出灵气的，呼啦的一下全都冲着慕青挥拳出腿，还好人数不多，慕青也勉强招架，慕青发现自己被打的地方并不是很痛，但一拳难敌四手，必须要杀鸡儆猴，就是你了！

“打龙掌！”李端是打的最狠也是最火热的一个，慕青一记擒拿手，食指和拇指紧紧扣住李端的手腕，向着自己这边顺着一拉，李端整个人向前倾，慕青直接一击扫堂腿踢中李端的腹部，李端刚一缩身，慕青立刻抬起膝盖一盖定乾坤，顶在李端的鼻梁上，李端血喷当场，慕青趁机呃住李端的喉咙大喊：“来呀！再动一下，我就要了他的狗命！”。

李家人眼见太子被人拿住要挟，也都停下手，不敢有大动作，虽然李端是三太子，但是李端在李家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你再凶啊！你再狠啊！再打呀！”慕青每喊一下，对着李端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啊！我要你死！我要你死！我是李家太子，你敢杀我李家必灭你满门，鸡犬不留！”李端被疼痛刺激的已经发疯，疯狂的咒骂。

慕青看到李端别在腰上的一把匕首，精美的雕花和龙首金属把手，龙首口含红珠，剑鞘纯金色攀着一只金龙的龙身，龙身镶嵌八颗珠子，剑耳一边是一只龙爪，爪上鳞片清晰可见，慕青眼热，一把抽出咬住剑鞘，银白的剑身，幽冷的散发着冷血的光，慕青毫不犹豫，一剑刺进李端的大腿，连一点阻尼的感觉都没有，剑体拔出，剑身一点血迹都没有，李端大腿却是血流如注。

“住手！”

“快住手！”

李家的弟子眼看着状若疯狗的李端被人放血，气势都没了，如果命再保不住的话，他们回去了会被直接废了扔出去喂狗，世家眼里底下的人命根本就是猪狗不如。

“你们让开，我就放了他，不然的话你们就准备给他收尸吧”慕青一剑抵住李端的脖子，血丝顺着脖子直流。

“让，让，让！我们让”李家的人让出一条路，慕青拐着李端边走边防，走到两道门前，才算是彻底看清它的真面貌，门上的那个人此时看着更霸气，像是一代大帝，统领千军万马，江山如画在其眼中若烟云，眼神坚定睥睨当代不可一世。

“说！这个门怎么进？”慕青看着门一头的雾水，冲着李家的人吼道。

“以血借路”其他势力的弟子看着慕青说道。

“割破手上的血摁在门上就可以了，这里的碑文是这么说的”

“碑文？什么碑文？”慕青疑惑问道。

“在这！”

一块长满青苔的石碑出现在慕青的实现中，为了给慕青让路，墓碑被几个人挡在身后，此时出现在视线中。

碑文：苍天不仁，以天地万物为刍狗，以吾之意志，用鲜血踏碎这人间！小术小字：以自身之血侵入石门。

慕青一脚踹在奄奄一息的李端屁股上，单手握剑在掌心一拉印在掌印处，印着人型的门渐渐吸入慕青的血，整个人被门吸了进去。

**十八、守宫人**

“你好，年轻人，欢迎你的到来”一道兴奋的声音在慕青耳畔响起。

“谁？”慕青惊吓的后背贴着石壁，手持匕首防御在身前。

“我？一个糟老头子罢了，不用那么紧张和害怕”一道透明的身影出现在穆青的面前，拖着长长的白色胡子。

“你...你是人是鬼！”穆青手中的匕首对着虚影晃了晃，扯着嗓子喊，给自己壮胆

老头故作扣扣耳朵的样子道：“喊这么大声干甚！我虽然老但是还没聋”身上的气势直接释放出来，慕青被这气势直接就冲到了山洞的石壁上，一屁股坐在地上

“哪来的这么憨的小崽子，以前进来的人都是鬼精鬼精的，看到他都是一脸的献媚，胆小的也没小到这个样子，没出息的货”

慕青一脸呆子的样子坐在那里，完全被吓住了，从小到大哪见过这么厉害的大人物。

“我说呆子！你知道不知道这是那里，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真的是，虽然主人留下的遗迹限制了修炼等级，越低越好，但是如果你这样的呆子都能得到主人的传承，我就...”嘀咕到这里，他好好的打量了一下慕青，唯一能看得过去的也就是这副皮囊锻炼的不错

接着刚才的话来了一句：

“吃屎！”

又仔细的打量了一下慕青又说了一句

“吃屎！”

“那个...那个前辈！”眼看着面前的老头身影在逐渐的淡化，慕青回过神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急忙叫人。

“干嘛，有事说，有屁放！别浪费老子的时间，那边有个小东西还不错！”一只小猫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晚辈不知道这是哪，我也是和别人一起进来的，好像说是孤阳王遗迹”

“呸呸呸！哪来的倒霉鬼，听这名字就不是个长寿的货”

“小子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什么这孤那王的，这里.... 老头眼睛一转，话音突转，不能说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这里是一个传承地，有着天大的强者传承等待有缘人，但是想要得到这天大的馅儿饼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否想要全看你自己，如果不想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就原路返回，不然真正的选择了考验要么生要么死，你自己选吧”

就在慕青权衡生命的代价时，老者便化作烟雾直接消散，百年间进到遗迹中的年轻人不计其数，天子纵横的也不是没见过，但是都没有走到最后得到老主人的那份传承，更何况这个他并不看好的人。

“对了，匕首不错”

老家伙又是一个闪身，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看着手中的匕首，慕青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被它的外表所吸引，靓丽而尊贵的外表着实吸引眼球。

想把匕首收起来但是又没有防身的武器，小心翼翼的手拿着匕首顺着石壁缓慢的前行，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未知的身份和想要强大的信念让他打心底抗拒做一个孬种，他不甘心这一生只做一个普通人，他要强大，要去看看这迷雾般的世界，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世。

随着越走越深，借助石壁上镶嵌的月光石散发的微弱光芒，石洞的空间越来越大，石壁也变的规整，不再是开始时毫无规则的凹凸，石壁上的夜光石也变得越来越密集，视线也开始变好。

石壁上逐渐出现一些花草和图案，形形色色的花花草草和摆出不同姿势的人形图案。

一只怪兽呈蹲伏状，张开巨口，吐出一道巨大的光柱，射向无尽的星空；一株株翠绿的九叶草栩栩如生，顶端的红色花蕾妖艳魅惑，甚至叶脉上的水珠都是清晰可见。

一道石门堵住了前行的路，门前还坐着几个人，都紧紧的皱着眉头，像是在做一个很大的决定，显得很痛苦。

慕青看到眼前的几个人也是略微一愣，几道目光在慕青身上徘徊一阵便各自收回，不再理会，对他们来说，慕青这样的小角色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还是眼前的生死决定更加的重要。

走近石门，石门上书：一进生，一进死，大道轮回，吾脉不绝

慕青微微疑惑起周围的几个人为何止步不前，回想起刚入永道时的那个老头欲言又止的样子不会是和这个有关系吧？在这呆着有什么意思，先进去再说，过他生生死死的，我又看不懂。

心里嘀咕着，伸手用力一推，石门文思不动，慕青的举动倒是引起了其他几个人的注意

“不知所谓的小子，什么都不懂，才来就要进”其中一人开口，语气带着讽刺

“呵呵...雏~”

“生死攸关啊兄弟”

“哎”

有人看着慕青发出心声，也有人三缄其口，默不作声看着慕青的同时也在审视着自己

听到各样的声音，有讽刺有戏谑，也有佩服和无奈，慕青的眉头也渐渐变得不再是那么无所谓，一番挣扎后抽出君子匕在掌心狠狠一划，献血顺着划痕不断的益出，将手掌贴在门上，整个人没入到门中

“嘿嘿..有趣的小子”

“难道生死亦可如此随意和果决吗？”

...

不断的有人来，有人离开，有了幕青的果断，让其中的几人也不再犹豫，坚定了心中的信念，随慕青的脚步先后没入石门。

石门内和石门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漆黑的空间点缀的是闪闪的繁星，仿佛深夜的星空，偶尔还有流行划过。

“年轻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一道发光的青年男子虚影出现在慕青的视线中，男子身穿紫袍，边角流金，绣着云花的紫色靴子，黑色束腰，束腰的正中间镶嵌着一块耀眼的碧绿玉器，胸前紫袍绣着一只咆哮的金纹麒麟，麒麟脚踩祥云，仰天咆哮，男子面庞菱角柔和，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威严和刚毅，但是细长的眼睛和眉角全是逼人的英气，一头柔长的头发随意的扎在身后，双手后搭，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上位者的气质，一时间慕青被眼前男子的气质吸引，看得有些发呆，心里不断的幻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光看着就这么威风。

“年轻人...？”

“主人，他不会是爱上您了吧？”

“哎！您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声音不知是从何处传来

“闭嘴！”男子对着一个方向眼睛薇咪的说

“大人，刚才我走神了，您勿怪”慕青在男子转头的一瞬间回过神，双手合握，身体微躬。

“不妨事，不妨事，达到一定的境界，肉体会发生变化，对凡人产生吸引力，如果你以后能达到那个境界，自然会明白”

“你叫什么名字，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一丝血脉的熟悉感”

进入这个传承之地的没有1000 也有800，但是慕青还是第一个让他留下的一丝魂力化身主动出现的候选人，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血脉的熟悉感。

“前辈，我叫慕青”

“慕青？”

“你可是中央法域幕家族人？”男子说道这里呼吸都变得粗重，不再像刚出现时的那种古井无波。

1. **天羽星君 慕栾羽**

“中央法域?那是哪里？”在慕青的脑海中，这个词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哦~你不知道也不足为奇,这片被称为天武大陆的地方其实是由很多个区域组成在一起的称呼,而中央法域是整个天武大陆最大的一块区域,也是高手最多的地方,千百年来,中央法域都是修仙者心中的圣地,也是最适合修仙者聚集的地方”男子缓缓地道...又沉默的仿佛陷入回忆

“前辈,您可是孤阳王?”慕青满脸西翼的问

“本君不是什么孤阳王,本君是天羽星君--慕栾羽,说来和你是一个姓，你说的那个人,本君不知”

“呸!你这个蠢小子,我都和你说过了这里不是早衰命的什么这孤那王,我主人是百年奇才大能星君,上天入地穿梭宇宙的那种你懂不懂”黑暗中传来熟悉的声音,慕青一时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是那个门口遇到的老头的声音

“我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你不是看中那只小猫了吗,还在这做甚,滚!”天羽星君对着一边直接呵斥

“前辈勿怪,慕青鲁莽,在外边时,所有人都说这里是孤阳王留下的墓室遗址,有这天大的传承和宝藏遗留,小子以为前辈便是...”

“哈哈哈哈,千百年的时间,小小的阳境也成了天大传承,不怪你,我的境界早已经超过了这个世界的认知,你不知道当然不能怪你,当然,如果你通过了我的考验继承了我的本事,那个小小的什么孤阳王宝藏我送给你”男子大笑

当年的孤阳王自持勇猛自大,发现慕栾羽的传承地之后打起了小心思,擅自破坏入口禁制闯入,自封部分修为,被守宫的老头一爪子拍死,死的不能再死,破坏了禁制,违背了规矩必须死,拳头大的规矩,在上位者的世界尤其表现的冷漠,被打死的孤阳王也成了传承者的另一份小小的礼物,供给传承者在弱小时更好地成长

“不知前辈的传承需要什么样子的考验,晚辈接下便是,请前辈赐教!”

“吾之传承自不会是庸人可以得到...你自行体会吧”慕栾羽身影消散

夜的星空消散,慕青出现在一个宽大的甬道中,甬道里遍布着身体黑绿色的人形东西,远远的看着根本分不清到底是什么

“闯关者你好,欢迎来到第一关---生死锤炼,你需要在不借助任何武器和法力的前提下,闯过108铜人阵,入阵者已不能后退,否则死!,祝你好运”一道声音传入慕青的耳朵

慕青双手握拳...准备拼死一搏,既来之则干之!

慕风穹渐渐从昏迷中清醒,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声音逐渐在脑海放大清晰,想要起身,阵阵酸痛蔓延全身,呻吟声不自觉的从嘴巴里冒出

“你醒啦,先别动,你受了内伤需要静养”一位身穿蓝色长袍的尚英阁底子出现在木风穹的视线中

“我昏迷了多久?”

“差不多有三天了吧”

“三天?这里是尚英阁?”

“这里是尚英阁内门弟子的休息区,是王松师叔把你留在这里让我代其照顾你,既然你醒了,我这就传音师叔”这名弟子随即在腰间拿出一块白色玉石进行传话

不久后一道惊喜的声音传了进来:”小风,感觉怎么样?”王松此时身穿灰衣服,面色红润,身体自然的散发出地阶的气势

“弟子赵云见过师叔”一旁的弟子看见王松忙鞠躬

“师傅”慕风穹此时再见王松也是激动不已,远在家乡之外,在王松身上也是难得的有一丝亲切

“师傅,为什么就我自己在这里,小青和其他的族人呢?”

“这....当时慌忙间,我只能就近处救出你和慕茜,至于其他人我也无能为力”

“什么?您是说...不可能!咳咳....”

“小风,你别激动,我们当时分开时是在森林的外围,敌人在我的攻击下也是受伤不轻,他们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这个世界一直是弱肉强食的冷酷,也是你必须经历的一课,踏入修真,生死各安天命”

慕风穹此时内心充满了无奈和自责,慕青虽非自己的亲兄弟,但是从小到大,他却一直待之若自己的至亲,如今这般境地,自己的内心很痛

“再调理几日你也就痊愈了,刚刚宗门传来消息,在魔兽森林出现遗迹传承,召集阁中内门弟子全部集合,虽然你只有凡武境修为但也不要错过这次大机缘,随我一起,顺便解决下偷袭的事情,胆敢冒犯我尚英阁,必然要付出应有的代价”王松留下一瓶丹药便转身离开

“是!”

“送师叔”

慕风穹将王松的丹药一股脑的塞进嘴巴里，他想尽快的恢复身体，跟随王松出去找到慕青的下落，从小到大，慕青就像他的亲兄弟一样；

赵云回来一看：“哎呦我的祖宗啊，哪有i这样吃丹药的，你以为是吃饭哪？”

赶忙将还没走远的王松又传音叫了回来，此时的慕风穹感觉自己就像放在火堆上烤的香猪，都能见到自己皮肤泛起的红光，也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心脏一百二十迈的速度，还有身体血液的流动声音；但就是不能控制身体。

“简直胡闹！”

王松运转身体的灵力单手推在小风的后背不断的用自己的灵力为慕风穹疏导经脉中淤堵的丹药能量，此时的慕风穹只感觉有一股能够降温的寒流不断的在自己崩溃的静脉上进行着修补和引导，身体也变的越来越轻盈，舒服的感觉让慕风穹没有了身体上的疼痛感，美美的睡了过去。

慕风穹再次醒来时，直接从床上窜了起来，提着裤子就往外跑，瞄着远处的树林灌木丛就奔了过去，多天后的那个个地方草木丰盈，俨然一副风水宝地的样子，由于大量丹药无法吸收，通过王松的梳理将很多的丹药能量转化成了肥料通过身体的消化进行排泄，也就有了这么一段插曲

这也是赵云在之后告诉的慕风穹，还好王松在，不然慕风穹这辈子可以直接回家继承家产了，会被大量的丹药能量冲击成一个废人，这还是因为丹药等级不高的情况下，不然没人管就是直接爆体而亡，停了赵云的话，他也是一阵心惊。

“小风”这天王松找到慕风穹

“师尊”

“这是你大师兄白浩，你先随你师兄赶到遗迹去，白浩现在是玄阶高级，他带着你让你在医技中也有一定的保障，你已经晚了两天了，尽快出发，到遗迹后与阁中弟子回合，那里有我们的长老在”，我还有别的事情；

“师弟走吧，我们路上聊”，王松为了加快速度，租借轻钢鹰承载他们尽快到达。

“啊！”随着一声大吼，最后一个铜人应声倒地，此时的慕青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披头散发的在角落在喘着粗气，像一只死狗一样只剩下呼吸的力气，能够闯过108铜人阵，靠的完全是自身素质，在慕家临行前的一段时间，虽然慕家老爷子--慕云天传授了练体的功法《震狱法体》，但是以目前凡武境的他来说，铁皮都没有达到，这幅身躯也是奇怪，不管受到多么严重的外伤，自我恢复能力是出奇的好，以前也是从未发现过自己有这样的特异功能。

稍微有了一点力气，坐起身，将被铜人打成饼的丹药塞进嘴里，又是疼的一阵龇牙咧嘴，缓了缓神，休息了片刻，向下一关走去，当最后一个铜人倒下时，甬道便已经打开。

1. **星空旅行**

开启的甬道中，上方的石壁也是晶光闪闪，不过与刚才的镶嵌图案略有不同，呈现出的光也是不同，走出甬道进入到一个园丁石室，石室中散发着一股腐臭的味道，慕青仔细的打量石室的四周，都是一个个石台，并且有一些石台此时已经有人站在上面，只是有人的脸上呈现出的是痛苦的样子，有的人一脸肃穆或木然，甚至有的石台上只有一堆骨头或干枯的尸体

“恭喜你闯关人，走到此处之人十不存一，你能走到这里真的是造化”

“这一关，星界旅行，按照你的修为，时间为5个时辰，站到前面的石台上，如果你坚持不住，你将永远迷失直至死亡，祝你好运”

眼前的世界变的虚幻，身体僵硬在原地，慕青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灵魂逐渐被抽离，他此时知道为何这些人的表情变都是完全不同，抱着既来之则往之的心情，努力的镇定下来，缓缓的闭上眼睛

睁开眼是一个黑暗没有边际的世界，静，安静的可怕，能够看到远处散发出的光，仔细的远眺，发现那是一颗颗巨大的球，不断的发出不同强度的光，感受着自己的四周，努力的向着最近的光点靠近，说是走，不如说是在游动，在这个黑暗中，它就像是不存在一般，只是一道意识，这是很多修炼者一生都不会接触到的地方，不知游走了多久，只感觉那发光的地方还是那么遥远，突然在安静的黑暗中，他感受到有东西在身边划过，借着星空的光，那是一块石头，没有规则的形状像他一样飘着，就这么看着石头渐渐远去

突然，他的灵魂像是受到了攻击一般颤抖了一下，他看到那块比他大无数倍的陨石瞬间被肢解成无数块儿，有的直接成了尘埃，有的向四周漂远

那是什么他不知道，如果刚才是他，或许他该改头换面重新来过这个世界；

恐惧和孤寂此时在他心头不断的萦绕，本以为是一场体验的他终于感受到死亡来的那么平淡无声，他不敢动，但是危险却不会放过他

一阵微薄的震动让他的周边空间发生了波纹一样的褶皱，经验丰富的人都会知道，这是空间破碎前的样子，在无垠的宇宙，这是最常见的景象，也是绝大多数闯荡行空者最终的归宿--死亡！

“咔嚓”，一道类似镜子的破碎声响的那么纯粹而简单，确是星空中旅行者最单调的死亡催促，在慕青的身边空间不断的破碎，黑黝黝的洞口不断变大，黑洞中不断的闪现出白毛一样的一缕缕细纹，那是空间裂风，所有有形无形之物都会瞬间被撕碎成为星空的养分

慕青灵魂意识被吸入到了黑洞中，灵魂直接被裂风击中，灵魂被割裂的瞬间，慕青的意识出现在了血红色的空间中，紧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嘶吼，声音不绝直到嘶哑无声，灵魂体变的极其微弱甚至随时消失，他能看到自己身上裂开的缝隙像血脉的分散一般蔓延全身，但是又没有分开。

“是谁像你下这么重的手？你这么低微的境界为何会让懂得空间之力之人对你出手？”

“难道....”

“凌伯？”慕青依旧是闭着眼睛，没有任何动作，就连声音也是低微到弱不可闻。

“你现在别说话，在这里静静疗养吧，在帝玉世界中，滋润神魂再好不过”

半个月后慕青的神魂魂变的凝实，远比同等修为之人还要凝实，凌伯第一时间将慕青送出了帝陀玉世界。

睁开眼的慕青已经再次回到了石室中

守灵人的声音也是第一时间传入他的耳朵

“你好闯关人，能够回到这里，我想说你真的是和主人有缘，是上天的宠儿”，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修为这么低微之人能够完成星空试炼，因为石室的圆台阵法并没有启动召回试炼人的神魂，当过了时间阵法仍然没启动那么就意味着试炼失败，如果不是他反复感知生命气息的不断复苏，完全不会说话，在事实的面前只能用幸运与上天的宠儿来解释，实际上这个试炼也是在找这样的人。

“恭喜你小家伙，能够通过前两关的试炼，已经充分的说明了你是一个幸运有气运之人，铜人阵为的就是排除哪些一味的追求法力而忘了万法存储根基本质之人，星空的试炼一是为了让你早早的看到强者驰骋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二则是寻找一个幸运儿，这个世界，有汽运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以后你会明白的”慕栾羽的声音出现在石室中。

“来坐到正中间的圆台上，让我来为你洗练血脉，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现在是废血吧，废血之人终生只能到凡武境巅峰难有寸进，用我留下的三滴精血为你洗精伐髓洗练血脉”

1. **九转天星功**

**啊**

-----------------------------------------------------------------------

外界五年转眼即过，尚英阁，慕风穹此时正在尚英阁的长老区跪在一位男子身边，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傅王松

“小风，，还是放不下吗？人各有命，我们都尽力了”

“师傅，慕青从小与我一起长大，说放下，太难，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变的和您一样强大，找到他为小青报仇，将当初袭击之人，家族之仇一起都报了”

这一年，落阳城慕家成了一个禁忌的历史，两年前因为事情败露，道家和墨加伙同其他几个小家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请来数位地阶高手，连夜将慕家血洗，又传出谣言说慕家有天级功法，当年慕家老爷子就是因为得到了天级功法才陨落，但是天级功法却一直在家族中不曾被找到，王松一时也没有太多精力和独自面对一群高手的修为独自一人去落阳城同时面对两个家族进行血腥报复

王松将截杀一事向阁中禀报希望能够得到阁主的允许，出动几位高手找回尚英阁的颜面，实则直接报复，但是阁内有长老被收买，再加上阁中事情较多，遗迹出现，阁主直接拒绝了王松的请求，无奈，他只能将事情暂时放下。

一年来的修行，慕风穹自身修为进步很快，已经达到了黄阶三重，黄阶第一段已经到达顶峰，三属性赋予的不单单是对属性的亲和，也是对修炼者本身，这样的修炼速度在尚英阁也是佼佼者，为此尚英阁知道了慕家被灭门的事情后对慕风穹也是照顾有加，但报仇却...

当年